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七)

施耐庵著
胡適序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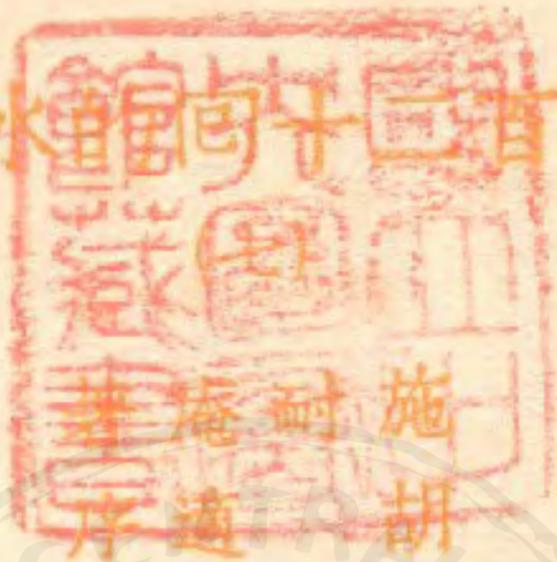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第一冊



國家學基本叢書

交
換

水滸

第三十四回

『鎮三山』大鬧青州道

『霹靂火』夜走瓦礫場

話說那黃信上馬，手中橫着這口喪門劍；劉知寨也騎着馬，身上披掛些戎衣，手中拿一把叉。那一百四五十軍漢寨兵，各執着纓鎗棍棒，腰下都帶短刀利劍，兩下鼓，一聲鑼，解宋江和花榮望青州來。

衆人都離了清風寨，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，前面見一座大林子。正來到那山嘴邊，前頭寨兵指道：『林子裏有人窺望。』都立住了脚。黃信在馬上問道：『爲甚不行？』軍漢答道：『前面林子裏有人窺看。』黃信喝道：『休睬他，只顧走！』

看看漸近林子前，只聽得噹噹的二三十面大鑼，一齊響起來。那寨兵人等，都慌了手脚，只待要走。黃信喝道：『且住，都與我擺開。』叫道：『劉知寨，你壓着囚車。』劉高在馬上，死應不得，只口裏念道：『救苦救難天尊。』便許下十萬卷經，三百座寺，救一救。驚的臉如成精的東瓜，青一回，黃一回。這黃信

是個武官，終有些膽量，便拍馬向前看時，只見林子四邊齊齊的分過三五百個小嘍囉來，一個個身長力壯，都是面惡眼凶，頭裹紅巾，身穿納襖，腰懸利劍，手執長鎗，早把一行人圍住。林子中跳出三個好漢來：——一個穿青，一個穿綠，一個穿紅。都戴着一頂銷金萬字頭巾，各跨一口腰刀，又使一把朴刀，當住去路。中間是『錦毛虎』燕順，上首是『矮脚虎』王英，下首是『白面郎君』鄭天壽。三個好漢大喝道：『來往的到此當住脚，留下三千貫買路黃金，任從過去。』黃信在馬上大喝道：『你那廝們，不得無禮，『鎮三山』在此！』三個好漢睜着眼，大喝道：『你便是『鎮三山』，也要三千兩買路黃金；沒時，不任你過去。』黃信說道：『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監，有甚麼買路錢與你？』那三個好漢笑道：『莫說你是上司一個都監，便是趙官家駕過，也要三千貫買路錢；若是沒有，且把公事人當在這裡，待你取錢來贖。』黃信大怒，罵道：『強賊，怎敢如此無禮！』喝叫左右攔鼓鳴鑼。黃信拍馬舞劍，直奔燕順。三個好漢一齊挺起朴刀，來戰黃信。黃信見三個好漢都來併他，奮力在馬上鬪了十合，怎地當得他三個住；亦且劉高是個文官，又向前不得，見了這般勢頭，只待要走。黃信怕喫他三個拿了，壞了名聲，只得一騎馬，撲喇喇跑回舊路，三個頭領，挺着朴刀趕將來。黃信那里顧得衆人，獨自飛馬奔回清風鎮去了。衆軍見黃

信回馬時，已自發聲喊，撇了囚車，都四散走了。只剩得劉高，見勢頭不好，慌忙勒轉馬頭，連打三鞭；那馬正待跑時，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，早把劉高的馬掀翻，倒撞下來。衆小嘍囉一發向前，拿了劉高，搶了囚車，打開車輛，花榮已把自己的囚車掀開了，便跳出來，將這縛索都掙斷了，却打碎那個囚車，救出宋江來。自有那幾個小嘍囉，已自反剪了劉高，又向前去搶得他騎的馬，亦有三匹駕車的馬，却剝了劉高的衣服，與宋江穿了，把馬先送上山去。這三個好漢，一同花榮并小嘍囉，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，押回山寨來。

原來這三位好漢，爲因不知宋江消息，差幾個能幹的小嘍囉下山，直來清風鎮上探聽，聞人說道：「都監黃信擲蓋爲號，拿了花知寨并宋江，陷車囚了，解投青州來。」因此報與三個好漢得知，帶了人馬，大寬轉兜出大路來，預先截住去路，小路裏亦差人伺候。因此救了兩個，拿得劉高，都回山寨裏來。

當晚上的山時，已是二更時分，都到聚義廳上相會，請宋江花榮當中坐定，三個好漢對席相陪，一面且備酒食管待。燕順分付，叫孩兒們各自都去喫酒。花榮在廳上稱謝三個好漢，說道：「花榮與哥哥皆得三位壯士救了性命，報了冤讎，此恩難報。只是花榮還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，必然被黃信擒提，

却是怎生救得？」燕順道：「知寨放心，料應黃信不敢便拿恭人；若拿時，也須從這條路裏經過。我明日弟兄三個下山，去取恭人和令妹還知寨。」便差小嘍囉下山，先去探聽。花榮謝道：「深感壯士大恩。」宋江便道：「且與我拿過劉高那厮來。」燕順便道：「把他綁在將軍柱上，剖腹取心，與哥哥慶喜。」花榮道：「我親自下手割這厮。」宋江罵道：「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，近日無讎，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婦人害我！今日擒來，有何理說？」花榮道：「哥哥問他則甚？」把刀去劉高心窩裏只一剜，那顆心獻在宋江面前；小嘍囉自把屍首拖在一邊。宋江道：「今日雖殺了這厮濫污匹夫，只有那個淫婦，不曾殺得，出那口大氣。」王矮虎便道：「哥哥放心，我明日自下山去，拿那婦人，今番還我受用。」衆皆大笑。當夜飲酒罷，各自歇息。次日起來，商議打清風寨一事。燕順道：「昨日孩兒們走得辛苦了，今日歇他一日，明日早下山去也未遲。」宋江道：「也見得是，正要將息人強馬壯，不在促忙。」

不說山寨整點軍馬起程，且說都監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大寨內，便點寨兵人馬，緊守四邊柵門。黃信寫了申狀，叫兩個教軍頭目，飛馬報與慕容知府。知府聽得飛報軍情緊急公務，連夜陞廳，看了黃信申狀，反了花榮，結連清風山強盜，時刻清風寨不保，事在告急，早遣良將保守地方。知府看了大

驚，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秦統制，急來商議軍情重事。那人原是山後開州人氏，姓秦，諱個明字，因他性格急躁，聲若雷霆，以此人都呼他做『霹靂火』。秦明祖是軍官出身，使一條狼牙棒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那火聽得知府請喚，逕到府裏來見知府，各施禮罷。那慕容知府將出那黃信的飛報申狀來，教秦統制看了，秦明大怒道：『紅頭子敢如此無禮，不須公祖憂心，不才便起軍馬，不拿了這賊，誓不再見公祖！』慕容知府道：『將軍若是遲慢，恐這廝們去打清風寨。』秦明答道：『此事如何敢遲誤？只今連夜便去點起人馬，來日早行。』知府大喜，忙叫安排酒肉乾糧，先去城外等候賞軍。秦明見說反了花榮，怒忿忿地上馬，奔到指揮司裏，便點起一百馬軍，四百步軍，先叫出城去取齊，擺布了起身。

却說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裏蒸下饅頭，擺了大碗盪下酒，每一個人三碗酒，兩個饅頭，一斤熟肉。方纔備辦得了，却望見軍馬出城，看那軍馬時，擺得整齊，但見：

烈烈旌旗似火，森森戈戟如麻，陣分八卦擺長蛇，委實神驚鬼怕。鎗見綠沉紫燄，旗飄繡帶紅霞，馬蹄來往亂交加。乾坤生殺氣，成敗屬誰口。

當日清早，秦明擺布軍馬，出城取齊，引軍紅旗上大書兵馬總管秦統制，領兵起行。慕容知府看見

秦明全副披掛了出城來，果是英雄無比，但見：

盔上紅纓飄烈燄，錦袍血染猩猩，連環鎖甲砌金星。雲根靴抹綠，龜背鎧堆銀。坐下馬如同獬豸，狼牙棒密嵌銅釘。怒時兩目便圓睜，性如霹靂火，虎將是秦明。

當下『霹靂火』秦明在馬上出城來，見慕容知府在城外賞軍，慌忙叫軍漢接了軍器，下馬來和知府相見，施禮罷，知府把了盞，將些言語囑付總管道：『善覷方便，早奏凱歌。』賞軍已罷，放起信礮，秦明辭了知府，飛身上馬，擺開隊伍，催趲軍兵，大刀闊斧，逕奔清風寨來。

原來這清風鎮却在青州東南上，從正南取清風山較近，可早到山北小路。

却說清風山寨裏這小嘍囉們探知備細，報上山來。山寨裏衆好漢正待要打清風寨去，只聽的報道：『秦明引兵馬到來。』都面面厮覷，俱各駭然。花榮便道：『你衆位俱不要慌。自古兵臨告急，必須死敵，教小嘍囉飽喫了酒飯，只依着我行。先須力敵，後用智取，如此如此，好麼？』宋江道：『好計！正是如此行。』當日宋江花榮先定了計策，便叫小嘍囉各自去準備。花榮自選了一騎好馬，一副衣甲，弓箭鐵鎗，都收拾了等候。

再說秦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，離山十里，下了寨柵。次日五更造飯，軍士喫罷，放起一個信礮，直奔清風山來，揀空闊去處，擺開人馬，發起搦鼓，只聽見山上鑼聲震天響，飛下一彪人馬出來。秦明勒住馬，橫着狼牙棒，睜着眼看時，却見衆小嘍囉簇擁着「小李廣」花榮下山來。到得山坡前，一聲鑼響，列成陣勢，花榮在馬上擎着鐵鎗，朝秦明聲個喏。秦明大喝道：「花榮，你祖代是將門之子，朝廷命官，教你做個知寨，掌握一境地方，食祿於國，有何虧你處？却去結連賊寇，反背朝廷。我今特來捉你，會事的下馬受縛，免得腥手污脚。」花榮陪着笑道：「總管容覆聽稟：量花榮如何肯反背朝廷？實被劉高這廝，無中生有，官報私讎，逼迫得花榮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權且躲避在此，望總管詳察救解。」秦明道：「你兀自不下馬受縛，更待何時？剗地花言巧語，扇惑軍心。」喝叫左右兩邊搦鼓。秦明輪動狼牙棒，直奔花榮。花榮大笑道：「秦明，你這廝原來不識好人饒讓。我念你是個上司官，你道俺真個怕你！」便縱馬挺鎗，來戰秦明。兩個就清風山下廝殺，真乃是棋逢敵手難藏倖，將遇良材好用功。這兩個將軍比試，但見：

一對南山猛虎，兩條北海蒼龍。龍怒時頭角崢嶸，虎鬪處爪牙猶惡。爪牙猶惡，似銀鈎不離錦毛團；頭角崢嶸，如銅葉振搖金色樹。翻翻覆覆，點鋼鎗沒半米放閑；往往來來，狼牙棒有千般解數。

狼牙棒當頭劈下，離頂門只隔分毫；點鋼鎗用力刺來，望心坎微爭半指。使點鋼鎗的壯士，威風上逼斗牛寒；舞狼牙棒的將軍，怒氣起如雲電發。一個是扶持社稷天蓬將，一個是整頓江山黑煞神。

當下秦明和花榮兩個交手，鬪到四五十合，不分勝敗。花榮連鬪了許多合，賣個破綻，撥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。秦明大怒，趕將來。花榮把鎗去了事環上帶住，把馬勒個定，左手拈起弓，右手拔箭，拽滿弓，紐過身軀，望秦明盔頂上只一箭，正中盔上，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，却似報個信與他。秦明喫了一驚，不敢向前追趕，霍地撥回馬，恰待趕殺，衆小嘍囉一閃地都上山去了。花榮自從別路，也轉上山寨去了。

秦明見他都走散了，心中越怒道：『耐耐這草寇無禮！』喝叫鳴鑼搗鼓，取路上山。衆軍齊聲納喊，步軍先上山來。轉過三兩個山頭，只見上面插木，礮石，灰瓶，金汁，從峻峻處打將下來。向前的退步不迭，早打倒三五十個，只得再退下山來。

秦明是個性急的人，心頭火起，那裏按納得住，帶領軍馬，繞山下來，尋路上山。尋到午牌時分，只見西山邊鑼響，樹林叢中閃出一對紅旗軍來。秦明引了人馬，趕將去時，鑼也不響，紅旗都不見了。秦明看

那路時，又沒正路，都只是幾條砍柴的小路，却把亂樹折木，交叉當了路口，又不能上去得。

正待差軍漢開路，只見軍漢來報道：『東山邊鑼響，一陣紅旗軍出來。』秦明引了人馬，飛也似奔過東山邊來，看時，鑼也不鳴，紅旗也不見了。秦明縱馬去四下裏尋路時，都是亂樹折木，斷塞了砍柴的路徑。

只見探事的又來報道：『西邊山上鑼又響，紅旗軍又出來了。』秦明拍馬再奔來西山邊，看時，又不見一個人，紅旗也沒了。秦明是個急性的人，恨不得把牙齒都咬碎了。

正在西山邊氣忿忿的，又聽得東山邊鑼聲震地價響，急帶了人馬，又趕過來東山邊，看時，又不見有一個賊漢，紅旗都不見了。

秦明氣滿胸脯，又要趕軍漢上山尋路，只聽得西山邊又發起喊來。秦明怒氣衝天，大驅兵馬，投西山邊來，山上山下看時，並不見一個人。秦明喝叫軍漢，兩邊尋路上山，數內有一個軍人稟說道：『這裏都不是正路，只除非東南上有一條大路，可以上去。若是只在這裏尋路上去時，惟恐有失。』秦明聽了，便道：『既有那條大路時，連夜趕將去。』便驅一行軍馬奔東南角上來。

看看天色晚了，又走得人困軍乏；巴得到那山下時，正欲下寨造飯，只見山上火把亂起，鑼鼓亂鳴。秦明轉怒，引領四五十馬軍跑上山來。只見山上樹林內亂箭射將下來，又射傷了些軍士，秦明只得回馬下山，且教軍士只顧造飯。恰纔舉得火着，只見山上有八九十把火光，呼風唳哨下來。秦明急待引軍趕時，火把一齊都滅了。當夜雖有月光，亦被陰雲籠罩，不甚明朗。秦明怒不可當，便叫軍士點起火把，燒那樹木，只聽得山嘴上鼓笛之聲。秦明縱馬上來看時，見山頂上點着十餘個火把，照見花榮陪侍着宋江在上面飲酒。秦明看了，心中沒出氣處，勒着馬，在山下大罵。花榮回言道：『秦統制，你不必焦躁，且回去將息着，我明日和你併個你死我活的輸贏便罷。』秦明大叫道：『反賊，你便下來，我如今和你併個三百合，却再做理會。』花榮笑道：『秦總管，你今日勞困了，我便贏得你，也不爲強。你且回去，明日却來。』秦明越怒，只管在山下罵，本待尋路上山，却又怕花榮的弓箭，因此只在山坡下罵。

正叫罵之間，只聽得本部下軍馬發起喊來。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時，只見這邊山上，火礮火箭，一齊燒將下來；背後二三十個小嘍囉做一羣，把弓弩在黑影裏射人。衆軍馬發喊，一齊都擁過那邊山側深坑裏去躲。此時已有三更時分，衆軍馬正躲得弩箭時，只叫得苦，上溜頭滾下水來，一行人馬却都在溪

裏，各自掙扎性命。爬得上岸的，盡被小嘍囉撓鉤搭住，活捉上山去了；爬不上岸的，盡淪死在溪裏。且說秦明此時怒氣衝天，腦門粉碎，却見一條小路在側邊，秦明把馬一撥，搶上山來。走不到三五十步，和人連馬擱下陷坑裏去。兩邊埋伏下五十個撓鉤手，把秦明搭將起來，剝了渾身戰襖，衣甲，頭盔，軍器，拿條繩索綁了，把馬也救起來，都解上清風山來。

原來這般圈套，都是花榮和宋江的計策。先使小嘍囉或在東，或在西，引誘的秦明人困馬乏，策立不定；預先又把這土布袋填住兩溪的水，等候夜深，却把人馬逼趕溪裏去，上面却放下水來。那急流的水都結果了軍馬。你道秦明帶出的五百人馬，一大半淪死在水中，都送了性命；生擒活捉得一百五七十人，奪了七八十匹好馬，不曾逃得一個回去。次後陷馬坑裏活捉了秦明。

當下一行小嘍囉捉秦明到山寨裏，早是天明時候。五位好漢坐在聚義廳上，小嘍囉縛綁秦明解在廳前。花榮見了，連忙跳離交椅，接下廳來，親自解了繩索，扶上廳來，納頭拜在地下。秦明慌忙答禮，便道：『我是被擒之人，由你們碎屍而死，何故却來拜我？』花榮跪下道：『小嘍囉不識尊卑，誤有冒瀆，切乞恕罪。』隨即便取衣服與秦明穿了。秦明問花榮道：『這位爲頭的好漢，却是甚人？』花榮道：『這位』

是花榮的哥哥，鄆城縣宋押司宋江的便是。這三位是山寨之主：燕順，王英，鄭天壽。」秦明道：「這三位我自曉得，這宋押司莫不是喚做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麼？」宋江答道：「小人便是。」秦明連忙下拜道：「聞名久矣，不想今日得會義士！」宋江慌忙答禮不迭。秦明見宋江腿脚不便，問道：「兄長如何貴足不便？」宋江却把自離鄆城縣起頭，直至劉知寨拷打的事，從頭對秦明說了一遍。秦明只把頭來搖道：「若聽一面之詞，誤了多少緣故。容秦明回州去對慕容知府說知此事。」燕順相留且住數日，隨即便叫殺牛宰馬，安排筵席飲宴。拿上山的軍漢，都藏在山後房裏，也與他酒食管待。

秦明喫了數杯，起身道：「衆位壯士，既是你們的好情分，不殺秦明，還了我盔甲，馬匹，軍器，回州去。」燕順道：「總管差矣。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馬，都沒了，如何回得州去？」慕容知府如何不見你罪責？不如權在荒山草寨住幾時。本不堪歇馬，權就此間落草，論秤分金銀，整套穿衣服，不強似受那大頭巾的氣？」秦明聽罷，便下廳道：「秦明生是大宋人，死是大宋鬼。朝廷教我做到兵馬總管，兼受統制使官職，又不曾虧了秦明，我如何肯做強人，背反朝廷？你們衆位要殺時，便殺了我，休想我隨順你們。」花榮趕下廳來拖住道：「秦兄長息怒，聽小弟一言：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，無可奈何，被逼迫的如此。總管

既是不肯落草，如何相逼得你隨順？只且請少坐，席終了時，小弟討衣甲，頭盔，鞍馬，軍器還兄長去。」秦明那裏肯坐。花榮又勸道：「總管夜來勞神費力了一日一夜，人也尙自當不得，那匹馬如何不喂得他飽了去？」秦明聽了，肚內尋思，也說得是。再上廳來，坐了飲酒。那五位好漢輪番把盞，陪話勸酒。秦明一則軟困，二乃吃衆好漢勸不過，開懷喫得醉了，扶入帳房睡了。這裏衆人自去行事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秦明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，跳將起來，洗漱罷，便要下山。衆好漢都來伯留道：「總管，且喫早飯動身，送下山去。」秦則性急的人，便要下山。衆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；取出頭盔，衣甲，與秦明披掛了，牽過那匹馬來，并狼牙棒，先叫人在山下伺候，五位好漢都送秦明下山來，相別了，交還馬匹軍器。秦明上了馬，拿着狼牙棒，趁天色大明，離了清風山，取路飛奔青州來。到得十里路頭，恰好巳牌前後，遠遠地望見烟塵亂起，並無一個人來往。秦明見了，心中自有八分疑忌，到得城外看時，原來舊有數百人家，却都被火燒做白地，一片瓦礫場上，橫七豎八，殺死的男子婦人，不計其數。秦明看了大驚，打那匹馬在瓦礫場上，跑到城邊，大叫開門時，只見門邊吊橋高拽起了，都擺列着軍士旌旗，播木炮石。秦明勒着馬大叫，城上放下吊橋，度我入城。城上早有人看見是秦明，便搥起鼓來，吶着喊。秦明叫道：「我是

秦總管，如何不放我入城？」只見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牆邊大喝道：「反賊，你如何不識羞恥！昨夜引人馬來打城子，把許多好百姓殺了，又把許多房屋燒了；今日兀自又來賺哄城門。朝廷須不會虧負了你，你這廝倒如何行此不仁！已自差人奏聞朝廷去了，早晚拿住你時，把你這廝碎屍萬段。」秦明大叫道：「公祖差矣。秦明因折了人馬，又被這廝們捉了上山去，方纔得脫，昨夜何曾來打城子？」知府喝道：「我如何不認的你這廝的馬匹，衣甲，軍器，頭盔，城上衆人明明地見你指撥紅頭子殺人放火，你如何賴得過？便做你輸了被擒，如何五百軍人沒一個逃得回來報信？你如今指望賺開城門取老小，你的妻子，今早已都殺了。你若不信，與你頭看。」軍士把鎗將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鎗上，教秦明看。秦明是個性急的人，看了渾家首級，氣破胸脯，分說不得，只叫得苦屈。城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下來，秦明只得回避，看見遍野處火焰，尙兀自未滅。秦明回馬在瓦礫場上，恨不得尋個死處，肚裏尋思了半晌，縱馬再回舊路。行不得十來里，只見林子裏轉出一夥人馬來，當先五匹馬上五個好漢，不是別人，宋江，花榮，燕順，王英，鄭天壽，隨從一二百小嘍囉。宋江在馬上欠身道：「總管何不回青州獨自一騎投何處去？」秦明見問，怒氣道：「不知是那個天不蓋，地不載，該剛的賊，裝做我去打了城子，壞了百姓人家房屋，殺害良民，

到結果了我一家老小；閃得我如今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我若尋見那人時，直打碎這條狼牙棒便罷！」
宋江便道：「總管息怒，既然沒了夫人，不妨，小人自當與總管做媒。我有個好見識，請總管回去，這裏難說。且請到山寨裏告稟，一同便往。」秦明只得隨順，再回清風山來。於路無話，早到山亭前下馬，衆人一齊都進山寨內，小嘍囉已安排酒果肴饌在聚義廳上，五個好漢，邀請秦明上廳，都讓他中間坐定。五個好漢齊齊跪下，秦明連忙答禮，也跪在地。宋江開話道：「總管休怪，昨日因留總管在山，堅意不肯，卻是宋江定出這條計來，叫小卒似總管模樣的，卻穿了足下的衣甲，頭盔，騎着那馬，橫着狼牙棒，直奔青州城下，點撥紅頭子殺人；燕順王矮虎帶領五十餘人助戰，只做總管去家中取老小；因此殺人放火，先絕了總管歸路的念頭。今日衆人特地請罪。」秦明見說了，怒氣于心，欲待要和宋江等廝併，卻又自肚裏尋思：一則是上界星辰契合，二乃被他們軟困，以禮待之，三則又怕鬪他們不過；因此只得納了這口氣，便說道：「你們弟兄雖是好意，要留秦明，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，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。」宋江答道：「不恁地時，兄長如何肯死心塌地？若是沒了嫂嫂夫人，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妹，甚是賢慧，宋江情願主婚，陪備財禮，與總管爲室如何？」秦明見衆人如此相敬相愛，方纔放心歸順。衆人都讓宋江在居

中坐了，秦明上首，花榮肩下，三位好漢依次而坐，大吹大搗飲酒，商議打清風寨一事。秦明道：『這事容易，不須衆弟兄費心。黃信那人，亦是治下；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藝；三乃和我過的最好。明日我便先去叫開柵門，一席話，說他入夥投降，就取了花知寨寶眷，拿了劉高的潑婦，與仁兄報讎雪恨，作進見之禮如何？』宋江大喜道：『若得總管如此慨然相許，卻是多幸多幸！』當日筵席散了，各自歇息。次日早起來，喫了早飯，都各各披掛了。秦明上馬，先下山來，拿了狼牙棒，飛奔清風鎮來。

卻說黃信自到清風鎮上，發放鎮上軍民，點起寨兵，曉夜隄防，牢守柵門，又不敢出戰，累累使人探聽，不見青州調兵策應。當日只聽得報道：『柵外有秦統制獨自一騎馬到來，叫開柵門。』黃信聽了，便上馬飛奔門邊看時，果是一人一騎，又無伴當。黃信便叫開柵門，放下吊橋，迎接秦總管入來，直到大寨公廳前下馬，請上廳來，敘禮罷，黃信便問道：『總管緣何單騎到此？』秦明當下先說了損折軍馬等情，後說：『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疎財仗義，結識天下好漢，誰不欽敬他？如今見在清風山上，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夥。你又無老小，何不聽我言語，也去山寨入夥，免受那文官的氣。』黃信答道：『既然恩官在彼，黃信安敢不從？只是不曾聽得說有宋公明在山上，今次却說「及時雨」宋公明，自何而來？』秦

明笑道：『便是你前日解去的「鄆城虎」張三便是，他怕說出真名姓，惹起自己的官司，以此只認說是張三。』黃信聽了，跌脚道：『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時，路上也自放了他；一時見不到處，只聽了劉高一面之詞，險不壞了他性命。』秦明黃信兩個正在公廨內商量起身，只見寨兵報道：『有兩路軍馬，鳴鑼搦鼓，殺奔鎮上來。』秦明黃信聽得，都上了馬，前來迎敵。軍馬到得柵門邊望時，只見塵土蔽且，殺氣遮天，兩路軍兵投鎮上，四條好漢下山來。畢竟秦明黃信怎地迎敵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

『石將軍』村店寄書

『小李廣』梁山射雁

當下秦明和黃信兩個到柵門外看時，望見兩路來的軍馬，却好都到。一路是宋江，花榮，一路是燕順，王矮虎，各帶一百五十餘人。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，大開寨門，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。宋江早傳下號令：休要害一個百姓，休傷一個寨兵；叫先打入南寨，把劉高一家老小盡都殺了。王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。小嘍囉盡把應有家私，金銀財物，寶貨之資，都裝上車子；再有馬匹牛羊，盡數牽了。花榮自到

家中，將應有的財物等項，裝載上車，搬取妻小妹子；內有清風鎮上人數，都發還了。衆多好漢收拾已了，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，都回到山寨裏來。

車輛人馬，都到山寨，鄭天壽迎接向聚義廳上相會。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，坐於花榮肩下。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；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。王矮虎拿得那婦人，將去藏在自己房內。燕順便問道：『劉高的妻，今在何處？』王矮虎答道：『今番須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。』燕順道：『與却與你；且喚他出來，我有一句話說。』宋江便道：『我正要問他。』王矮虎便喚到廳前，那婆娘哭着告饒。宋江喝道：『你這潑婦，我好意救你下山，念你是個命官的恭人，你如何反將冤報？今日擒來，有何理說？』燕順跳起身來便道：『這等淫婦，問他則甚？』拔出腰刀，一刀揮爲兩段。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，心中大怒，奪過一把朴刀，便要與燕順交併，宋江等起身來勸住。宋江便道：『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，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，教他夫妻團圓完聚，尙兀自轉過臉來，叫丈夫害我。賢弟，你留在身邊，久後有損無益。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，教賢弟滿意。』燕順道：『兄弟便是這等尋思，不殺了，要他無用，久後必被他害了。』王矮虎被衆人勸了，默默無言。燕順喝叫小嘍囉打掃過屍首血跡，且排筵席慶賀。

次日，宋江和黃信主婚，燕順，王矮虎，鄭天壽做媒說合，要花榮把妹子嫁與秦明，一應禮物，都是宋江和燕順出備。喫了三五日筵席。自成親之後，又過了五七日，小嘍囉探得事情，上山來報道：『打聽得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書，去中書省奏說，反了花榮，秦明，黃信，要起大軍來征勦，掃蕩清風山。』衆好漢聽罷，商量道：『此間小寨，不是久戀之地。倘或大軍到來，四面圍住，如何迎敵？』宋江道：『小可有一計，不知中得諸位心否？』當下衆好漢都道：『願聞良策。』宋江道：『自這南方有個去處，地名喚做梁山泊，方圓八百餘里，中間宛子城，蓼兒洼，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，把住着水泊，官兵捕盜，不敢正眼覷他。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，去那裏入夥？』秦明道：『既然有這個去處，却是十分好。只是汲人引進，他如何肯便納我們？』宋江大笑。卻把這打劫『生辰綱』金銀一事，直說到劉唐寄書，將金子謝我，因此上殺了閻婆惜，逃去在江湖上。秦明聽了大喜道：『恁地，兄長正是他那裏大恩人。事不宜遲，可以收拾起去。』只就當日商量定了。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，把老小并金銀財物，衣服，行李等件，都裝載車子上，共有三二百匹好馬。小嘍囉們有不願去的，齎發他些銀兩，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；有願去的，編入隊裏，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，通有三五百人。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，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軍。山上都收拾

的停當，裝上車子，放起火來，把山寨燒作光地，分爲三隊下山。宋江便與花榮引着四五十人，三五十騎馬，簇擁着五七輛車子，老小隊仗先行；秦明，黃信引領八九十匹馬，和這應用車子，作第二起；後面便是燕順，王矮虎，鄭天壽三個，引着四五十匹馬。一二百人離了清風山，取路投梁山泊來。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，旗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，因此無人敢來阻當。在路行五七日，離得青州遠了。

且說宋江花榮兩個騎馬在前頭，背後車輛載着老小，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。前面到一個去處，地名喚對影山，兩邊兩座高山，一般形勢，中間却是一條大闊驛路。兩個在馬上正行之間，只聽得前山裏鑼鳴鼓響。花榮便道：『前面必有強人。』把鎗帶住，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，再插放飛魚袋內，一面叫騎馬的軍士，催趲後面兩起軍馬上來，且把車輛人馬扎住了。宋江和花榮兩個引了二十餘騎軍馬，向前探路。

至前面半里多路，早見一簇人馬，約有一百餘人，前面簇擁着一個年少的壯士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頭上三叉冠，金圈玉鈿；身上百花袍，織錦團花。甲披千道火龍麟，帶束一條紅瑪瑙。騎一匹胭脂抹就如龍馬，使一條朱紅畫桿方天戟。背後小校，盡是紅衣紅甲。

那個壯士，橫戟立馬，在山坡前大叫道：『今日我和你比試，分個勝敗，見個輸贏。』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，也有百十餘人，前面也擁着一個穿白年少的壯士，怎生模樣，但見：

頭上三叉冠，頂一團瑞雪；身上鑲鐵甲，披千點寒霜。素羅袍光射太陽，銀花帶色欺明月。坐下騎一匹征宛玉獸，手中輪一枝寒戟銀絞。背後小校，都是白衣白甲。

這個壯士，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。這邊都是素白旗號，那壁都是絳紅旗號。只見兩邊紅白旗搖，震地花腔鼓搥。那兩個壯士更不打話，各挺手中畫戟，縱坐下馬，兩個就中間大闊路上交鋒，比試勝敗。花榮和宋江見了，勒住馬看時，果然是一對好廝殺。但見：

旗仗盤旋，戰衣飄颻。絳霞影裏，捲幾片拂地飛雲；白雪光中，滾數團燎原烈火。故園冬暮，山茶和梅蕊爭輝；上苑春濃，李粉共桃脂鬪彩。這個按南方丙丁火，似燄摩天上走丹爐；那個按西方庚辛金，如秦華峯頭翻玉井。宋無忌忿怒，騎火驟子奔走霜林；馮夷神生噴，跨王狻猊縱橫花界。

兩個壯士各使方天畫戟，鬪到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花榮和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。花榮一步步趨馬向前看時，只見那兩個壯士鬪到深澗裏。這兩枝戟上，一枝是金錢豹子尾，一枝是金錢五色旛，

却攪做一團，上面絨繚結住了，那裏分拆得開。花榮在馬上看見了，便把馬帶住，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，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，搭上箭，拽滿弓，覷着豹尾絨繚較親處，颯的一箭，恰好正把絨繚射斷。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，那二百餘人一齊喝聲采。

那兩個壯士便不鬪，都縱馬跑來，直到宋江花榮馬前，就馬上欠身聲喏，都道：「願求神箭將軍大名。」花榮在馬上答道：「我這個義兄，乃是鄆城縣押司，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，我便是清風鎮知寨

「小李廣」花榮。」那兩個壯士聽罷，扎住了戟，便下馬推金山，倒玉柱，都拜道：「聞名久矣。」宋江、花榮慌忙下馬，扶起那兩位壯士道：「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？」那個穿紅的說道：「小人姓呂，名方，

祖貫潭州人氏，平昔愛學呂布爲人，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，人都喚小人做「小溫侯」呂方。因販生

藥到山東，消折了本錢，不能勾還鄉，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。近日走這個壯士來，要奪呂方的山寨，和他各分一山，他又不肯，因此每日下山廝殺。不想原來緣法注定，今日得遇尊顏。」宋江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，那人答道：「小人姓郭，名盛，祖貫西川嘉陵人氏，因販水銀貨賣，黃河裏遭風翻了船，回鄉不得。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，向後使得精熟，人都稱小人做「賽仁貴」郭盛。江

湖上聽得說對影山有個使戟的占住了山頭，打家劫舍，因此一逕來比並戟法。連連戰了十數日，不分勝敗。不期今日得遇二公，天與之幸。」

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，便道：「既幸相遇，就與二位勸和如何？」兩個壯士大喜，都依允了。詩曰：

銅鍊勸刀猶易事，

箭鋒勸戟更希奇。

須知豪傑同心處，

利斷堅金不用疑。

後隊人馬已都到了，一個個都引着相見了。呂方先請上山，殺牛宰馬筵會。次日，却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。宋江就說他兩個撞籌入夥，轅隊上梁山泊去，投奔晁蓋聚義。那兩個歡天喜地，都依允了。便將兩山人馬點起，收拾了財物，待要起身，宋江便道：「且住，非是如此去。假如我這裏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，他那裏亦有探細的人，在四下裏探聽，倘或只道我們真是來收捕他，不是耍處。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，你們隨後却來，還作三起而行。」花榮秦明道：「兄長高見，正是如此計較，陸續進程。兄長先行半日，我等催督人馬，隨後起身來。」

且不說對影山人馬陸續登程，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，帶領隨行十數人，先投梁山泊來。在路

上行了兩日，當日行到晌午時分，正走之間，只見官道傍邊一個大酒店。宋江看了道：『孩兒們走得困乏，都叫買些酒喫了過去。』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，入酒店裏來，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，都入酒店裏坐。

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裏來看時，只有三副大座頭，小座頭不多幾副。只見一副大座頭上，先有一個在那裏占了。宋江看那人時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裹一頂豬嘴頭巾，腦後兩個太原府金不換紐絲銅鑲，上穿一領阜袖衫，腰繫一條白胳膊，下面腿絣護膝，八答麻鞋。桌子邊倚着短棒，橫頭上放着個衣包。

那人生得八尺來長，淡黃骨查臉，一雙鮮眼，沒根鬍髯。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：『我的伴當人多，我兩個借你裏面坐一坐，你叫那個客人移換那副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喫些酒。』酒保應道：『小人理會得。』宋江與燕順裏面坐了，先叫酒保打酒來；大碗先與伴當，一人三碗，有肉便買些來，與他衆人喫，却來我這裏斟酒。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爐邊，酒保却去看着那個公人模樣的客人道：『有勞上下，那借這副大座頭與裏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。』那漢嗔怪呼他做上下，便焦躁道：『也有個

先來後到。甚麼官人的伴當，要換座頭！老爺不換！」燕順聽了，對宋江道：「你看他無禮麼？」宋江道：「由他便了，你也和他一般見識。」却把燕順按住了。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，燕順冷笑。酒保又陪小心道：「上下周全小人的買賣，換一換有何妨？」那漢大怒，拍着桌子道：「你這鳥男女，好不識人，欺負老爺獨自一個，要換座頭。便是趙官家，老爺也驚鳥不換。高則聲，大脖子拳，不認得你。」酒保道：「小人又不曾說甚麼！」那漢喝道：「量你這廝敢說甚麼！」燕順聽了，那裏忍耐得住，便說道：「兀那漢子，你也鳥強，不換便罷，沒可得鳥嚇他。」那漢便跳起來，掉了短棒在手裏，便應道：「我自罵他，要你多管！老爺天下只讓得兩個人，其餘的都把來做腳底下的泥。」燕順焦躁，便提起板凳，却待要打將去。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，橫身在裏面勸解：「且都不要鬧。我且請問你：你天下只讓的那兩個人？」那漢道：「我說與你，驚得你呆了。」宋江道：「願聞那兩個好漢大名。」那漢道：「一個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宗的孫子，喚做『小旋風』柴進，柴大官人。」宋江暗暗地點頭。又問道：「那一個是誰？」那漢道：「這一個又奢遮，是鄆城縣押司山東『及時雨』——呼保義——宋公明。」宋江看了燕順暗笑，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。那漢又道：「老爺只除了這兩個，便是大宋皇帝，也不怕他。」宋江道：「你且住，我問你：你既說起

這兩個人，我却都認得。你在那裏與他兩個厮會？」那漢道：「你旣認得，我不說謊，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四個月有餘，只不曾見得宋公明。」宋江道：「你便要認黑三郎麼？」那漢道：「我如今正要
去尋他。」宋江問道：「誰教你尋他？」那漢道：「他的親兄弟『鐵扇子』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。」

宋江聽了大喜，向前拖住道：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」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。」
那漢相了一面，便拜道：「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，爭些兒錯過，空去孔太公那裏走一遭。」宋江便把
那漢拖入裏面問道：「家中近日沒甚事？」那漢道：「哥哥聽稟：小人姓石，名勇，原是大名府人氏，日常
只靠放賭爲生。本鄉起小人一個異名，喚做『石將軍』。爲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個人，逃走在柴大官
人莊上。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哥大名，因此特去鄆城縣投奔哥哥，却又聽得說道爲事出外，因見
四郎，聽得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，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。因小弟要拜識哥哥，四郎特寫這封
家書，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。如尋見哥哥時，可叫兄長作急回來。」宋江見說，心中疑惑，便問道：「你
到我莊上住了幾日？曾見我父親麼？」石勇道：「小人在彼只住的一夜，便來了，不曾得見太公。」宋江
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。石勇道：「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，江湖中只聞得哥哥大名，疎財

仗義，濟困扶危。如今哥哥既去那裏入夥，是必攜帶。」宋江道：「這不必你說，何爭你一個人！且來和燕順廝見。」叫酒保且來這裏斟酒三杯。酒罷，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，慌忙遞與宋江。

宋江接來看時，封皮逆封着，又沒「平安」二字。宋江心內越是疑惑，連忙扯開封皮，從頭讀至一半，後面寫道：

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，見今停喪在家，專等哥哥來家遷葬。千萬，千萬，切不可誤！宋清泣血奉書。

宋江讀罷，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自把胸脯捶將起來，自罵道：「不孝逆子，做下非爲，老父身亡，不能盡人子之道，畜生何異！」自把頭去壁上磕撞，大哭起來。燕順石勇拘住。宋江哭得昏迷，半晌方纔甦醒。燕順石勇兩個勸道：「哥哥且省煩惱。」宋江便分付燕順道：「不是我寡情薄意，其實只有這個老父記掛，今已沒了，只得星夜趕歸去，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。」燕順勸道：「哥哥，太公既已沒了，便到家時，也不得見了。世上人無有不死的父母，且請寬心，引我們弟兄去了。那時小弟却陪待哥哥歸去奔喪，未爲晚矣。自古道：「蛇無頭而不行，」若無仁兄去時，他那裏如何肯收留我們？」宋江道：「若等我送你們

上山去時，誤了我多少日期，却是使不得。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，都說在內，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，等他們一處上山。我如今不知便罷；既是天教我知了，正是度日如年，燒眉之急。我馬也不要，從人也不帶一個，連夜自趕回家。」燕順石勇那裏留得住。

宋江問酒保借筆硯，討了一幅紙，一頭哭着，一面寫書，再三叮嚀在上面。寫了，封皮不粘，交與燕順收了。討石勇的八答麻鞋穿上，取了些銀兩，藏放在身邊，跨了一口腰刀，就拿了石勇的短棒，酒食都不肯露唇，便出門要走。燕順道：「哥哥也等秦總管花知寨都來，相見一面了，去也未遲。」宋江道：「我不等了，我的書去，並無阻滯。石家賢弟，自說備細。可爲我上覆衆兄弟們，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，休怪則個。」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，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。

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裏喫了些酒食，點心，還了酒錢，却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，帶了從人，只離酒店三五里路，尋個大客店歇了等候。次日辰牌時分，全夥都到。燕順石勇接着，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。衆人都埋怨燕順道：「你如何不留他一留？」石勇分說道：「他聞得父親沒了，恨不得自也尋死，如何肯停脚，巴不得飛到家裏。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，教我們只顧去，他那裏看了書，並無阻滯。」

花榮與秦明看了書，與衆人商議道：『事在途中，進退兩難，回又不得，散了又不成。只願且去，還把書來封了，都到山上，看那裏不容，却別作道理。』

九個好漢併作一夥，帶了三五百人馬，漸近梁山泊，來尋大路上山。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，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。衆人看時，漫山遍野，都是雜彩旗旛，水泊中棹出兩隻快船來。當先一隻船上，擺着三五十個小嘍囉，船頭上中間坐着一個頭領，乃是『豹子頭』林冲。背後那隻哨船上，也是三五十個小嘍囉，船頭上也坐着一個頭領，乃是『赤髮鬼』劉唐。前面林冲在船上喝問道：『汝等是甚麼人？那裏的官軍？敢來收捕我們？教你人人皆死，個個不留，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！』花榮秦明等都下馬，立在岸邊答應道：『我等衆人非是官軍，有山東『及時雨』宋公明哥哥書札在此，特來相投大寨入夥。』林冲聽了道：『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，且請過前面，到朱貴酒店裏，先請書來看，却來相請廝會。』船上把青旗只一招，蘆葦裏棹出一隻小船，內有三個漁人，一個看船，兩個上岸來說道：『你們衆位將軍都跟我來。』水面上見兩隻哨船，一隻船上把白旗招動，銅鑼響處，兩隻哨船，一齊去了。

一行衆人看了，都驚呆了，說道：『端的此處，官軍誰敢侵傍？我等山寨如何及得？』衆人跟着兩個

漁人，從大寬轉直到『旱地忽律』朱貴酒店裏。朱貴見說了，迎接衆人，都相見了。便叫放翻兩頭黃朱，散了分例酒食，討書札看了。先向水亭上放一枝響箭，射過對岸蘆葦中，早搖過一隻快船來。朱貴便喚小嘍囉分付罷，叫把書先齎上山去報知，一面店裏殺宰猪羊，管待九個好漢，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。

第二日辰牌時分，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裏迎接衆人，一個個都相見了。敘禮罷，動問備細，早有二三十隻大白棹船來接。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下船，老小車輛，人馬行李，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，前望金沙灘來。上得岸，松樹徑裏，衆多好漢隨着晁頭領，全副鼓樂來接。晁蓋爲頭，與九個好漢相見了，迎上關來。各自乘馬坐轎，直到聚義廳上，一對對講禮罷。左邊一帶交椅上，却是晁蓋，吳用，公孫勝，林冲，劉唐，阮小二，阮小五，阮小七，杜遷，宋萬，朱貴，白勝；（那時『白日鼠』白勝，數月之前，已從濟州太牢裏越獄逃走，到梁山上入夥，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，救得白勝脫身。）右邊一帶交椅上，却是花榮，秦明，黃信，燕順，王英，鄭天壽，呂方，郭盛，石勇。列兩行坐下，中間焚起一爐香來，各設了誓。當日大吹大擂，殺牛宰馬筵宴；一面叫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，自和小頭目管待筵席。收拾了後山房舍，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。秦明花榮在席上稱讚宋公明許多好處，清風山報冤相殺一事，衆頭領聽了大喜。後說呂方，

郭盛兩個比試戟法，花榮一箭射斷絨縑，分開畫戟。晁蓋聽罷，意思不信，口裏含糊應道：『直如此射得親切，改日却看比箭。』

當日酒至半酣，食供數品，衆頭領都道：『且去山前閒翫一回，再來赴席。』當下衆頭領相謙相讓，下階閒步樂情，觀看山景。行至寨前第三關上，只聽得空中數行賓鴻嘹亮。花榮尋思道：『晁蓋却纔意思，不信我射斷絨縑，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，教他們衆人看，日後敬伏我。』把眼一觀，隨行人伴數內却有帶弓箭的，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，在手看時，却是一張泥金鵲畫細弓，正中花榮意，急取過一枝好箭，便對晁蓋道：『恰纔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絨縑，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，遠遠的有一行鴈來，花榮未敢誇口，這枝箭要射鴈行內第三隻鴈的頭上。射不中時，衆頭領休笑。』花榮搭上箭，拽滿弓，覷得親切，望空中只一箭射去，但見：

鵲畫弓彎滿月，鷗翎箭迸飛星，挽手旣強，離弦甚疾。鴈排空如張皮鵠，人發矢似展膠竿。影落雲中，聲在草內。天漢雁行驚折斷，英雄鴈序喜相聯。

當下花榮一箭，果然正中鴈行內第三隻，直墜落山坡下。急叫軍士取來看時，那枝箭正穿在鴈頭

上。晁蓋和衆頭領看了，盡皆駭然，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。吳學究稱讚道：『休言將軍比小李廣，便是養由基也不及神手，真乃是山寨有幸！』自此梁山泊無一個不欽敬花榮。

衆頭領再回廳上筵會，到晚各自歇息。次日，山寨中再備筵席，議定坐次。本是秦明纔及花榮，因爲花榮是秦明大舅，衆人推讓花榮在林冲肩下，坐了第五位，秦明坐第六位，劉唐坐第七位，黃信坐第八位，三阮之下，便是燕順，王矮虎，呂方，郭盛，鄭天壽，石勇，杜遷，宋萬，朱貴，白勝，一行共是二十一個頭領。坐定，慶賀筵宴已畢，山寨中添造大船，屋宇，車輛，什物，打造鎗刀，軍器，鎧甲，頭盔，整頓旌旗，袍襖，弓弩，箭矢，準備抵敵官軍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宋江自離了村店，連夜趕歸。當日申牌時候，奔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裏暫歇一歇。那張社長却和宋江家來往得好。張社長見了宋江容顏不樂，眼淚暗流，張社長動問道：『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中，今日且喜歸來，如何尊顏有些煩惱，心中爲甚不樂？且喜官事已遇赦了，必是減罪了。』宋江答道：『老叔自說得是。家中官事且靠後，只有一個生身老父歿了，如何不煩惱？』張社長大笑道：『押司真個，也是作耍？令尊太公却纔在我這裏喫酒了回去，只有半個時辰來去，如何却說這話？』宋江道：『老

叔休要取笑小姪。』便取出家書，教張社長看了。『兄弟宋清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，專等我歸來奔喪。』張社長看罷，說道：『呸，那裏這般事！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太公在我這裏喫酒了去，我如何肯說謊？』宋江聽了，心中疑影，沒做道理處。尋思了半晌，只等天晚，別了社長，便奔歸家。

入得莊門看時，沒些動靜。莊客見了宋江，都來參拜，宋江便則道：『我父親和四郎有麼？』莊客道：『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，今得歸來，却是歡喜。方纔和東村裏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裏喫酒了回來，睡在裏面房內。』宋江聽了大驚，撇了短棒，逕入草堂上來，只見宋清迎着哥哥便拜。宋江見了兄弟不戴孝，心中十分大怒，便指着宋清罵道：『你這忤逆畜生，是何道理！父親見今在堂，如何却寫書來戲弄我？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，一哭一個昏迷。你做道等不孝之子！』

宋清却待分說，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，叫道：『我兒不要焦躁，這個不干你兄弟之事。是我每日思量，要見你一面，因此教四郎只寫道我歿了，你便歸得快。我又聽得人說，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，又怕你一時被人攬掇，落草去了，做個不忠不孝的人，爲此急急寄書去，喚你歸家；又得柴大官人那裏來的石勇，寄書去與他。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，不干四郎之事，你休埋怨他。我恰纔在張社長店裏回來，

聽得是你歸來了。』

宋江聽罷，納頭便拜太公，憂喜相伴。宋江又問父親道：『不知近日官司如何？已經赦宥，必然減罪。適間張社長也這般說了。』宋太公道：『你兄弟宋清未回之先，多有朱仝雷橫的氣力說，向後只動了一個海捕文書，再也不曾來勾擾。我如今爲何喚你歸來，近聞朝廷冊立皇太子，已降下一道赦書，應有民間犯了大罪，盡減一等科斷，俱已行開各處施行。便是發露到官，也只該個徒流之罪，不到得害了性命。且由他，却又別作道理。』宋江又問道：『朱雷二都頭曾來莊上麼？』宋清說道：『我前日聽得說來，這兩個都差出去了。朱仝差往東京去，雷橫不知差到那裏去了。如今縣裏却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攝公事。』宋太公道：『我兒遠路風塵，且去房裏將息幾時。』合家歡喜，不在話下。

天色看看將晚，玉兔東生，約有一更時分，莊上人都睡了，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，看時，四下裏都是大把，團團圍住宋家莊，一片聲叫道：『不要走了宋江！』太公聽了，連聲叫苦。不因此起，有分教，大江岸上，聚集好漢英雄；鬧市叢中，來顯忠肝義膽。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

梁山泊吳用舉戴宗

揭陽嶺宋江逢李俊

話說當時宋太公掇個梯子上牆來看時，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，當頭兩個，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，却是弟兄兩個：一個叫做趙能，一個叫做趙得。

兩個便叫道：『宋太公，你若是曉事的，便把兒子宋江獻將出來，我們自將就他；若是不教他出官時，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。』宋太公道：『宋江幾時回來？』趙能道：『你便休胡說！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裏喫了酒歸來，亦有人跟到這裏。你如何賴得過？』宋江在梯子邊說道：『父親，你和他論甚口！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。縣裏府上都有相識，况已經赦宥的事了，必當減罪。求告這廝們做甚麼？趙家那廝是個刁徒，如今暴得做個都頭，知道甚麼義理！他又和孩兒沒人情，空自求他。』宋太公哭道：『是我苦了孩兒。』宋江道：『父親休煩惱，官司見了，到是有幸；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，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，打在網裏，如何能勾見父親面？便斷配在他州外府，也須有程限，日後歸來，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。』宋太公道：『既是孩兒恁的說時，我自來上下使用，買個好去處。』

宋江便上梯來叫道：『你們且不要鬧。我的罪犯，今已赦宥，定是不死。且請二位都頭進敝莊少敘三杯，明日一同見官。』趙能道：『你休使見識，賺我入來。』宋江道：『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？你們只顧進家裏來。』

宋江便下梯子來，開了莊門，請兩個都頭到莊裏堂上坐下，連夜殺鷄宰鵝，置酒相待。那一百土兵人等，都與酒食管待，送些錢物之類；取二十兩花銀，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。正是：

都頭見錢便好，

無錢惡眼相看。

因此錢名好看，

只錢無法無官。

當夜兩個都頭在宋江莊上歇了。次早五更，同到縣前等待。天明解到縣裏來時，知縣纔出陞堂。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，知縣時文彬見了大喜，責令宋江供狀。當下宋江一筆供招：

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閻婆惜爲妾，爲因不良，一時恃酒爭論鬪毆，致被誤殺身死，一向避罪在逃。今蒙緝捕到官，取勘前情，所供甘服罪無詞。

知縣看罷，且叫收禁牢裏監候。滿縣人見說拿得宋江，誰不愛惜他，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，備

說宋江平日的好處。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開豁他，當時依准了供狀，免上長枷手杻，只散禁在牢裏。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，使用錢帛。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，沒了苦主；這張三又沒了粉頭，不來做甚冤家。縣裏疊成文案，待六十日限滿，結解上濟州聽斷。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，赦前恩宥之事，已成減罪，把宋江脊杖二十，刺配江州牢城。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，更兼他又有錢帛使用，名喚做斷杖刺配，又無苦主執證，衆人維持下來，都不甚深重。當廳帶上行枷，押了一道牒文，差兩個防送公人，無非是張千李萬。

當下兩個公人領了公文，監押宋江到州衙前，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，都在那裏等候，置酒管待兩個公人，齎發了些銀兩，教宋江換了衣服，打拴了包裹，穿上麻鞋。宋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，叮囑道：『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，魚米之鄉，特地使錢買將那裏去。你可寬心守耐，我自使四郎來望你，盤纏有便人常常寄來。你如今此去，正從梁山泊過，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，切不可依隨他，教人罵做不忠不孝。此一節，牢記於心。孩兒路上慢慢地去，天可憐見，早得回來，父子團圓，兄弟完聚。』宋江灑淚拜辭了父親，兄弟宋清送一程路。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：『我此去不要你們憂心。只有父親年紀

高大，我又累被官司纏擾，背井離鄉而去。兄弟，你早晚只在家侍奉，休要爲我到江州來，棄撇父親，無人看顧。我自江湖上相識多，見的那一個不相助，盤纏自有對付處。天若見憐，有一日歸來也！」宋清灑淚拜辭了，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，不在話下。

只說宋江和兩個公人上路，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銀兩，又因他是個好漢，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。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，到晚投客店安歇了，打火做些飯喫，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。宋江對他說道：「實不瞞你兩個說，我們今日此去，正從梁山泊邊過。山寨上有幾個好漢，聞我的名字，怕他下山來奪我，枉驚了你們。我和你兩個明日早起些，只揀小路裏過去，寧可多走幾里不妨。」兩個公人道：「押司，你不說，俺們如何得知？我們自認得小路過去，定不得撞着他們。」

當夜計議定了，次日起個五更來打火。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，只從小路裏走。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，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。宋江看了，只叫得苦。來的不是別人，爲頭的好漢，正是「赤髮鬼」劉唐，將領着三五十人，便來殺那兩個公人。這張千李萬諛做一堆兒，跪在地下。宋江叫道：「兄弟，你要殺誰？」劉唐道：「哥哥，不殺了這兩個男女，等甚麼？」宋江道：「不要你污了手，把刀來我殺便

了。』兩個人只叫得苦：『今番到不好了。』劉唐把刀遞與宋江，詩曰：

有罪當官不肯逃，
逢人救解愈堅牢。

存心厚處生機巧，
不殺公人卻借刀。

宋江接過，問劉唐道：『你殺公人何意？』劉唐說道：『奉山上哥哥將令，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，直要來鄆城縣劫牢，卻知道哥哥不會在牢裏，不會受苦。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，只怕路上錯了路道，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，迎接哥哥，便請上山。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？』宋江道：『這個不是你們弟兄擡舉宋江，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。若是如此來挾我，只是逼宋江性命，我自不如死了。』把刀望喉下自刎。劉唐慌忙攀住臍膊道：『哥哥，且慢慢地商量。』就手裏奪了刀。宋江道：『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，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，那時卻待與你們相會。』劉唐道：『哥哥這話，小弟不敢主張。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裏專等，迎迓哥哥。容小弟着小校請來商議。』宋江道：『我只是這句話，由你們怎地商量。』

小喽囉去報不多時，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，後面數十騎馬跟着，飛到面前。下馬敘禮罷，花榮

便道：『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？』宋江道：『賢弟，是甚麼話！此是國家法度，如何敢擅動！』吳學究笑道：『我知兄長的意了。這個容易，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。晁頭領多時不會得與仁兄相會，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，略請到山寨少敘片時，便送登程。』宋江聽了道：『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。』扶起兩個公人來，宋江道：『要他兩個放心，寧可我死，不可害他。』兩個公人道：『全靠押司救命。』

一行人離了大路，來到蘆葦岸邊，已有船隻在彼。當時載過山前大路，卻把山轎教人擡了，直到斷金亭上歇了。叫小喽囉四下裏去請衆頭領，都來聚會，迎接上山，到聚義廳上相見。晁蓋說道：『自從鄆城救了性命，兄弟們到此，無日不想大恩。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，光輝草寨，恩報無門。』宋江答道：『小可自從別後，殺死淫婦，逃在江湖上，去了年半。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，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，稍寄家書，只說父親棄世。不想卻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夥去了，因此詐寫書來喚我回家。雖然明喫官司，多得上下之人看覷，不曾重傷。今配江州，亦是好處。適蒙呼喚，不敢不至。今來既見了尊顏，奈我限期相逼，不敢久住，只此告辭。』晁蓋道：『直如此忙！且請少坐。』兩個中間坐了，宋江便叫兩個

公人只在交椅後坐，與他寸步不離。

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，分兩行坐下，小頭目一面斟酒。先是晁蓋把盞了，向後軍師吳學究，公孫勝起，至白勝，把盞下來。酒至數巡，宋江起身相謝道：『足見弟兄們相愛之情。宋江是個得罪囚人，不敢久停，只此告辭。』晁蓋道：『仁兄直如此見怪！雖然賢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，多與他些金銀，發付他回去，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去，不道得治罪於他。』宋江道：『兄這話休題。這等不是擡舉宋江，明明的是苦我。家中上有老父在堂，宋江不會孝敬得一日，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，負累了他？前者一時乘興，與衆位來相投，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，指引回家。父親說出這個緣故，情願教小可明喫了官司，急斷配出來，又頻頻囑付。臨行之時，又千叮萬囑，教我休爲快樂，苦害家中，免累老父惶惶驚恐。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，小可不爭隨順了，便是上逆天理，下違父教，做了不忠不孝的人，在世雖生何益？如不肯放宋江下山，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死。』說罷，淚如雨下，便拜倒在地。晁蓋，吳用，公孫勝一齊扶起。衆人道：『既是哥哥堅意欲往江州，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，明日早送下山。』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裏喫了一日酒，教去了枷，也不肯除，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。

當晚住了一夜，次日早起來，堅心要行。吳學究道：「兄長聽稟：吳用有個至愛相識，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，姓戴，名宗，本處人稱爲戴院長。爲他有道術，一日能行八百里，人都喚他做「神行太保。」此人十分仗義疎財。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，與兄長去，到彼時可和本人做個相識。但有甚事，可教衆兄弟知道。」衆頭領挽留不住，安排筵宴送行，取出一盤金銀，送與宋江；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公人。就與宋江挑了包裹，都送下山來，一個個都作別了。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，到大路二十里外。衆頭領回上山去。

只說宋江自和兩個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，那個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衆頭領一個個都拜宋江，又得他那裏若干銀兩，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。三個人路約行了半月之上，早來到一個去處，望見前面一座高嶺。兩個公人說道：「好了！過得這條揭陽嶺，便是潯陽江，到江州卻是水路，相去不遠。」宋江道：「天色暄暖，趁早走過嶺去，尋個宿頭。」公人道：「押司說得是。」三個人廝趕着奔過嶺來。行了半日，巴過嶺頭，早看見嶺腳邊一個酒店，背靠巔崖，門臨怪樹，前後都是草房；去那樹蔭之下，挑出一個酒旆兒來。宋江見了，心中歡喜，便與公人道：「我們肚裏正饑渴哩！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，我

們且買碗酒喫再走。』三個人入酒店來，兩個公人把行李歇了，將水火棍靠在壁上。宋江讓他兩個公人上首坐定，宋江下首坐了。半個時辰，不見一個人出來，宋江叫道：『怎地不見有主人家？』只聽得裏面應道：『來也！來也！』側首屋下，走出一個大漢來，怎生模樣：

赤色虬鬚亂撒，

紅絲虎眼睜圓。

揭嶺殺人魔祟，

鄆都催命判官。

那人出來，頭上一頂破頭巾，身穿一領布背心，露着兩臂，下面圍一條布手巾，看着宋江三個人唱個喏道：『客人，打多少酒？』宋江道：『我們走得肚饑，你這裏有甚麼肉賣？』那人道：『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。』宋江道：『最好。你先切二斤熟牛肉來，打一角酒來。』那人道：『客人休怪說，我這裏嶺上賣酒，只是先交了錢，方纔喫酒。』宋江道：『倒是先還了錢喫酒，我也喜歡。等我先取銀子與你。』宋江便去打開包裹，取出些碎銀子。那人立在側邊偷眼睨着，見他包裹沉重，有些油水，心內自有八分歡喜。接了宋江的銀子，便去裏面舀一桶酒，切一盤牛肉出來，放下三隻大碗，三雙筯，一面篩酒。三個人一頭喫，一面口裏說道：『如今江湖上歹人，多有萬千好漢着了道兒的。酒肉裏下了蒙汗藥，麻翻了，劫了財物，

人肉把來做饅頭餡子。我只是不信，那裏有這話！」那賣酒的人笑道：「你三個說了，不要喫；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。」宋江笑道：「這個大哥瞧見我們說着麻藥，便來取笑。」兩個公人道：「大哥，熱喫一碗也好。」那人道：「你們要熱喫，我便將去盪來。」那人盪熱了，將來篩做三碗。正走饑渴之中，酒肉到口，如何不喫？三人各喫了一碗下去，只見兩個公人瞪了雙眼，口角邊流下涎水來，你揪我扯，望後便倒。宋江跳起來道：「你兩個怎地喫的一碗，便恁醉了？」向前來扶他，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，撲地倒了，光着眼，都面面厮覷，麻木了，動揮不得。酒店裏那人道：「慚愧！好幾日沒買賣，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來與我。」先把宋江倒拖了，入去山巖邊人肉作房裏，放在剝人凳上；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拖了入去。那人再來，卻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。解開看時，都是金銀，那人自道：「我開了許多年酒店，不曾遇着這等一個囚徒。量這等一個罪人，怎地有許多財物？卻不是從天降下，賜與我的！」那人看罷包裹，卻再包了，且去門前，望幾個火家歸來開剝。

立在門前看了一回，不見一個男女歸來，只見嶺下這邊三個人奔上嶺來。那人卻認得，慌忙迎接道：「大哥，那裏去來！」那三個內一個大漢應道：「我們特地上嶺來接一個人，料道是來的程途日期

了。我每日出來，只在嶺下等候，不見到，正不知在那裏擔攔了。」那人道：「大哥卻是等誰？」那大漢道：「等個奢遮的好男子。」那人問道：「甚麼奢遮的好男子？」那大漢答道：「你敢也聞他的大名，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。」那人道：「莫不是江湖上說的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？」那大漢道：「正是此人。」那人又問道：「他卻因甚打這裏過？」那大漢道：「我本不知。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，說道：「鄆城縣宋押司宋江，不知爲甚麼事發在濟州府，斷配江州牢城。」我料想他必從這裏過來，別處又無路。他在鄆城縣時，我尙且要去和他廝會，今次正從這裏經過，如何不結識他？因此在此嶺下連日等候，接了他四五日，並不見有一個囚徒過來。我今日同這兩個兄弟信步躡上山嶺，來你這裏買碗酒喫，就望你一望。近日你店裏買賣如何？」那人道：「不瞞大哥說，這幾個月裏好生沒買賣，今日謝天地，捉得三個行貨，又有些東西。」那大漢慌忙問道：「三個甚麼人？」那人道：「兩個公人，和一個罪人。」那漢失驚道：「這囚徒莫不是黑矮肥胖的人？」那人應道：「真個不十分長大，面貌紫棠色。」那大漢連忙問道：「不會動手麼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方纔拖進作房去，等火家未回，不會開剝。」那大漢道：「等我認他一認。」

當下四個人進山巖邊人肉作房裏，只見剝人凳上挺着宋江和兩個公人，顛倒頭放在地下。那大漢看見宋江，却又不認得；相他臉上金印，又不分曉。沒可尋思處，猛想起道：『且取公人的包裹來，我看他公文便知。』那人道：『說得是。』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，見了一錠大銀，上有若干散碎銀兩，解開文書袋來，看了差批，衆人只叫得『慚愧！』那大漢便道：『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，早是不會動手，爭些兒誤了我哥哥性命。』正是：

冤讎還報難迴避， 機會遭逢莫遠圖。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 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那大漢便叫那人：『快討解藥來，先救起我哥哥。』那人也慌了，連忙調了解藥，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裏，先開了枷，扶將起來，把這解藥灌將下去。四個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，那大漢扶住着，漸漸醒來，光着眼，看了衆人立在面前，又不認得，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，納頭便拜。宋江問道：

『是誰？我不是夢中麼？』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。宋江答禮道：『兩位大哥請起。這裏正是那裏？不敢動問二位高姓？』那大漢道：『小弟姓李，名俊，祖貫廬州人氏，專在揚子江中撐船，公爲生，能識水性，人

都呼小弟做「混江龍」李俊便是。這個賣酒的，是此間揭陽嶺人，只靠做私商道路，人盡呼他做「催命判官」。李立這兩個兄弟，是此間潯陽江邊人，專販私鹽來這裏貨賣，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。大江中伏得水，駕得船。是弟兄兩個，一個喚做「出洞蛟」童威，一個叫做「翻江蜃」童猛。』兩個也拜了宋江四拜。宋江問道：『却纔麻翻了宋江，如何却知我姓名？』李俊道：『小弟有個相識，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，說起哥哥大名，爲事發在江州牢城。李俊往常思念，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，只爲緣分淺薄，不能勾去。今聞仁兄來江州，必從這裏經過，小弟連連在嶺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，不見來。今日無心，天幸使令李俊同兩個弟兄上嶺來，就買杯酒喫，遇見李立，說將起來。因此小弟大驚，慌忙去作房裏看了，却又不認得哥哥。猛可思量起來，取討公文看了，纔知道是哥哥。不敢拜問仁兄，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，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？』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，直至石勇村店寄書，回家事發，今次配來江州，備細說了一遍，四人稱歎不已。李立道：『哥哥何不只在此間住了，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。』宋江答道：『梁山泊苦死相留，我尙兀自不肯住，恐怕連累家中老父。此間如何住得？』李俊道：『哥哥義士，必不肯胡行，你快救起那兩個公人來。』李立連忙叫了火家，已都歸來了，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，把解藥灌將下

去，救得兩個公人起來，面面相覷道：『我們想是行路辛苦，恁地容易得醉！』衆人聽了都笑。

當晚李立置酒管待衆人，在家裏過了一夜。次日，又安排酒食管待，送出包裹，還了宋江并兩個公人。當時相別了，宋江自和李俊、童威、童猛兩個公人下嶺來，逕到李俊家歇下。置備酒食，慇懃相待，結拜宋江爲兄，留住家裏過了數日。宋江要行，李俊留不住，取些銀兩齎發兩個公人。宋江再帶上行枷，收拾了包裹行李，辭別李俊、童猛、童威，離了揭陽嶺下，取路望江州來。

三個人行了半日，早是未牌時分，行到一個去處，只見人煙輳集，井市諠譁。正來到市鎮上，只見那裏一夥人圍住着看。宋江分開人叢，挨入去看時，卻原來是一個使鎗棒賣膏藥的。宋江和兩個公人立住了脚，看他使了一回鎗棒。那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，又使了一回拳，宋江喝采道：『好鎗棒拳脚！』那人卻拿起一個盤子來，口裏開呵道：『小人遠方來的人，投貴地特來就事，雖無驚人的本事，全靠恩官作成，遠處誇稱，近方賣弄，如要筋重膏藥，當下取贖；如不用膏藥，可煩賜些銀兩銅錢齎發，休教空過了。』那教頭把盤子掠了一遭，沒一個出錢與他。那漢又道：『看官高擡貴手。』又掠了一遭，衆人都白着眼看，又沒一個出錢賞他。宋江見他惶恐，掠了兩遭，沒人出錢，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。宋江叫道：

「教頭，我是個犯罪的人，沒甚與你。這五兩白銀，權表薄意，休嫌輕微！」那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，托在手裏，便收呵道：「恁地一個有名的揭陽鎮上，沒一個曉事的好漢，擡舉咱家！難得這位恩官，本身兒自爲事在官，又是過往此間，顛倒齎發五兩白銀，正是：

當年却竿鄭元和，

只向青樓買笑歌。

慣使不論家豪富，

風流不在着衣多。

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。自家拜揖，願求恩官高姓大名，使小人天下傳揚。」宋江答道：「教師，量這些東西，值得幾多，不須致謝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見人叢裏一條大漢，分開人衆，搶近前來，大鳴道：「兀那厮是甚麼烏漢？那裏來的曰走？敢來滅俺揭陽鎮上威風！」搯着雙拳來打宋江。不因此起相爭，有分教，潯陽江上，聚數籌攪海蒼龍的好漢；梁山泊中，添一夥爬山猛虎的英雄。畢竟那漢爲甚麼要打宋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

『沒遮攔』追趕『及時雨』 『船火兒』夜鬧潯陽江

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齎發了那個教師，只見這揭陽鎮上衆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，睜着眼喝道：『這廝那裏學得這些烏鎗棒，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強，我已分付了衆人休保他，你這廝如何賣弄有錢，把銀子賞他，滅俺揭陽鎮上的威風！』宋江應道：『我自賞他銀兩，卻干你甚事？』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：『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？』宋江道：『做甚麼不敢回你話？』那大漢提起雙拳，劈臉打來，宋江躲個過。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，宋江卻待要和他放對，只見那個使鎗棒的教頭從人背後趕將來，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，一隻手提住腰胯，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，浪躑一交，顛翻在地。那大漢卻待掙扎起來，又被這教頭只一脚踢翻了。兩個公人勸住教頭，那大漢從地下爬將起來，看了宋江和教頭說道：『使得使不得，叫你兩個不要慌。』一直望南去了。

宋江且請問：『教頭高姓？何處人氏？』教頭答道：『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，姓薛，名永，祖父是老

種經略相公帳前軍官，爲因惡了同僚，不得陞用，子孫靠使鎗棒賣藥度日，江湖上但呼小人『病大蟲』

薛永。不敢拜問恩官高姓大名？』宋江道：『小可姓宋，名江，祖貫鄆城縣人氏。』薛永道：『莫非山東

「及時雨」宋公明麼？」宋江道：「小可便是。」薛永聽罷，便拜，宋江連忙扶住道：「少敘三杯如何？」薛永道：「好，正要拜識尊顏，小人無門得遇兄長。」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，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喫酒。只見酒家說道：「酒肉自有，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喫。」宋江問道：「緣何不賣與我們喫？」酒家道：「卻纔和你們廝打的大漢，已使人分付了：若是賣與你們喫時，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。我這裏卻是不敢惡他。這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，誰敢不聽他說？」宋江道：「既然恁地，我們去休，那廝必然要來尋鬧。」薛永道：「小人也去店裏算了房錢還他，一兩日間，也來江州相會。兄長先行。」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，辭別了自去。

宋江只得自和兩個公人也離了酒店，又自去一處喫酒，那店家說道：「小郎已自都分付了，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喫？你枉走，甘自費力，不濟事。」宋江和兩個公人都則聲不得。連連走了幾家，都是一般話說。三個來到市梢盡頭，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，正待要去投宿，卻被他那裏不肯相容。宋江問時，都道：「他已着小郎連連分付去了，不許安着你們三個。」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，三個便拽開脚步，望大路上走着，看見一輪紅日低墜，天色昏暗，但見：

暮煙迷遠岫，寒霧鎖長空。羣星拱皓月，爭輝綠水共青山。鬪碧疎林古寺，數聲鐘韻悠揚；小浦漁舟，幾點殘燈明滅。枝上子規啼夜月，口中粉蝶宿花叢。

宋江和兩個公人見天色晚來，心裏越慌。三個商量道：『沒來由看使鎗棒，惡了這廝！如今閃得前不巴村，後不着店，却是投那裏去宿是好？』只見遠遠地小路上望見隔林深處射出燈光來。宋江見了道：『兀那裏燈光明處，必有人家，遮莫怎地陪個小心，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行。』公人看了道：『這燈光處又不在正路上。』宋江道：『沒奈何。雖然不在正路上，明日多行三二里，卻打甚麼不緊。』三個人當時落路來，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。

宋江和兩個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，莊客聽得，出來開門道：『你是甚人？黃昏半夜來敲門打戶！』宋江陪着小心答道：『小人是個犯罪配送江州的人。今日錯過了宿頭，無處安歇，欲求貴莊借宿一宵，來早依例拜納房金。』莊客道：『既是恁地，你且在這裏少待，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，可容即歇。』莊客入去通報了，復翻身出來說道：『太公相請。』宋江和兩個公人到裏面草堂上參見了莊主太公，太公分付，教莊客領去門房裏安歇，就與他們些晚飯喫。莊客聽了，引去門首草房下，點起一碗燈，教三個

歇定了；取三分飯食，羹湯，菜蔬，教他三個喫了。莊客收了碗碟，自入裏面去。兩個公人道：『押司，這裏又無外人，一發除了行枷，快活睡一夜，明日早行。』宋江道：『說得是。』當時去了行枷，和兩個公人去房外淨手，看見星光滿天；又見打麥場邊屋後，是一條村僻小路，宋江看在眼裏。三個淨了手，入進房裏，關上門去睡。宋江和兩個公人說道：『也難得這個莊主太公留俺們歇這一夜。』正說間，聽得莊裏有人點火把來打麥場上，一到處照看。宋江在門縫裏張時，見是太公引着三個莊客，把火一到處照看。宋江對公人道：『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，件件都要自來照管。這早晚也未會去睡，一地裏親自點看。』

正說之間，只聽得外面有人叫開莊門，莊客連忙來開了門，放入五七個人來，爲頭的手裏拿着朴刀，背後的都拿着稻叉棍棒。火把光下，宋江張看時，那個提朴刀的，正是在揭陽鎮上要打我們的那漢。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：『小郎，你那裏去來？和甚人厮打？日晚了，拖鎗拽棒。』那大漢道：『阿爹不知，哥哥在家裏麼？』太公道：『你哥哥喫得醉了，去睡在後面亭子上。』那漢道：『我自去叫他起來，和他趕人。』太公道：『你又和誰合口，叫起哥哥來時，他卻不肯干休。你且對我說這緣故。』那漢道：『阿爹，你不知，今日鎮上一個使鎗棒賣藥的漢子，——叵耐那厮不先來見我弟兄兩個，便去鎮上撒科賣

藥，教使鎗棒，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，分文不要與他賞錢，不知那裏走一個囚徒來，那廝做好漢出尖，把五兩銀子賞他，滅俺揭陽鎮上威風。我正要打那廝，堪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，打了一頓，又踢了我一脚，至今腰裏還疼。我已教人四下裏分付了酒店客店，不許着這廝們喫酒安歇，先教那廝三個今夜沒存身處。隨後喫我叫了賭房裏一夥人，趕將去客店裏，拿得那賣藥的來，儘氣力打了一頓，如今把來弔在都頭家裏。明日送去江邊，細做一塊，拋在江裏，出那口烏氣。卻只趕這兩個公人押的囚徒不着，前面又沒客店，竟不知投那裏去宿了。我如今叫起哥哥來，分投趕去，捉拿這廝。」太公道：「我兒休恁地短命相。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，卻干你甚事！你去打他做甚麼？可知道着他打了，也不會傷重。快依我口便罷，休教哥哥得知。你喫人打了，他肯干罷？又是去害人性命！你依我說，且去房裏睡了。半夜三更，莫去敲門打戶，激惱村坊。你也積些陰德。」那漢不顧太公說，拿着朴刀，逕入莊內去了。太公隨後也趕入去。

宋江聽罷，對公人說道：「這般不巧的事，怎生是好？卻又撞在他家投宿，我們只宜走了好。倘或這廝得知，必然喫他害了性命。便是太公不說，莊客如何敢瞞？」兩個公人都道：「說的是，事不宜遲，及早快走。」宋江道：「我們休從大路出去，撥開屋後一堵壁子出去罷。」兩個公人挑了包裹，宋江自提了

行枷，便從房裏空開屋後一堵壁子，三個人便趁星月之下，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。正是慌不擇路，走了一個更次，望見前面滿目蘆花，一派大江，滔滔浪滾，正來到潯陽江邊。有詩爲證：

撞入天羅地網來，

宋江時蹇實堪哀。

纔離黑煞凶神難，

又遇喪門白虎災。

只聽得背後喊叫，火把亂明，吹風胡哨趕將來，宋江只叫得苦道：『上蒼救一救則個！』三人躲在蘆葦叢中，望後面時，那火把漸近，三人心裏越慌，脚高步低，在蘆葦裏撞。前面一看，不到天盡頭，早到地盡處。定自一觀，看見大江攔截，側邊又是一條闊港。宋江仰天歎道：『早知如此的苦，權且在梁山泊也罷。誰想直斷送在這裏？』

宋江正在危急之際，只見蘆葦叢中悄悄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。宋江見了，便叫梢公且把船來救我們三個，俺與你幾兩銀子。那梢公在船上問道：『你三個是甚麼人？卻走在這裏來？』宋江道：『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，一昧地撞在這裏。你快把船來渡我們，我多與你些銀兩。』那梢公聽得多與銀兩，把船便放攏來，三個連忙跳上船去，一個公人便把包裹丟下艙裏，一個公人便將水火棍換開了船。那梢

公一頭搭上櫓，一面聽着包裹落艙，有些好響聲，心裏暗喜歡。把櫓一搖，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裏去。岸上那夥趕來的人，早趕到灘頭，有十數個火把，爲頭兩個大漢，各挺着一條朴刀，隨後有二十餘人，各執鎗棒，口裏叫道：『你那梢公，快搖船攏來！』宋江和兩個公人做一塊兒伏在船艙裏，說道：『梢公，卻是不要攏船，我們自多與你些銀子相謝。』那梢公點頭，只不應岸上的人，把船望上水咿咿啞啞的搖將去。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：『你那梢公，不搖攏船來，教你都死！』那梢公冷笑幾聲，也不應。岸上那夥人又叫道：『你是那個梢公？直恁大膽！不搖攏來！』那梢公冷笑應道：『老爺叫做張梢公，你不要咬我鳥。』岸上火把叢中那個長漢說道：『元來是張大哥，你見我弟兄兩個麼？』那梢公應道：『我又不瞎，做甚麼不見你？』那長漢道：『你既見我時，且搖攏來和你說話。』那梢公道：『有話明朝來說，趁船的要去得緊。』那長漢道：『我弟兄兩個正要捉這趁船的三個人。』那梢公道：『趁船的三個都是我家親眷，衣食父母，請他歸去喫碗板刀麵子來。』那長漢道：『你且搖攏來和你商量。』那梢公又道：『我的衣飯，倒搖攏來把與你，到樂意！』那長漢道：『張大哥，不是這般說，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，你且攏來。』那梢公一頭搖櫓，一面說道：『我自好幾日接得這個主顧，卻是不搖攏來，倒喫你接了去！你兩個

只得休怪，改日相見。」宋江不曉得梢公話裏藏關，在船艙裏悄悄的，和兩個公人說：「也難得這個梢公救了我們三個性命。又與他分說，不要忘了他恩德。卻不是幸得這隻船來渡了我們。」

卻說那梢公搖開船去，離得江岸遠了，三個人，在艙裏望岸上時，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。宋江道：「慚愧！正是「好人相逢，惡人遠離。」且得脫了這場災難。」只見那梢公搖着櫓，口裏唱起湖州歌來。

唱道：

老爺生長在江邊，

不怕官司不怕天。

昨夜華光來趁我，

臨行奪下一金磚。

宋江和兩個公人聽了這首歌，都酥軟了。宋江又想道：「他是唱耍。」

三個正在那裏議論未了，只見那梢公放下櫓，說道：「你這個撮鳥，兩個公人，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，今日卻撞在老爺手裏！你三個卻是要喫板刀麵？卻是要喫餛飩？」宋江道：「家長休要取笑！怎地喚做板刀麵？怎地是餛飩？」那梢公睜着眼道：「老爺和你耍甚鳥！若還要喫板刀麵時，俺有一把潑風也似快刀，在這艙板底下，我不消三刀五刀，我只一刀一個，都剝你三個人下水去；你若耍喫餛飩時，

你三個快脫了衣裳，都赤條條地跳下江裏自死。」宋江聽罷，扯定兩個公人說道：「卻是苦也！正是『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』。」那梢公喝道：「你三個好好商量，快回我話。」宋江答道：「梢公不知，我們也是沒奈何，犯下了罪，迭配江州的人，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個！」那梢公喝道：「你說甚麼閒話！饒你三個！我半個也不饒你。老爺喚做有名的狗檢張爺爺，來也不認得爹，去也不認得娘。你便都閉了鳥嘴，快下水裏去！」宋江又求告道：「我們都把包裹內金銀，財帛，衣服等項，盡數與你，只饒了我三人性命。」那梢公便去艙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，大喝道：「你三個要怎地？」宋江仰天歎道：「爲因我不敬天地，不孝父母，犯下罪責，連累了你兩個。」那兩個公人也扯着宋江道：「押司罷罷，我們三個一處死休。」那梢公又喝道：「你三個好好快脫了衣裳，跳下江去。跳便跳，不跳時，老爺便剝下水裏去。」

宋江和那兩個公人抱做一塊，恰待要跳水，只見江面上咿咿啞啞櫓聲響，宋江探頭看時，一隻快船飛也似從上水頭搖將下來。船上有三個人，一條大漢手裏橫着托叉，立在船頭上；梢頭兩個後生，搖着兩把快櫓，星光之下，早到面前。那船頭上橫叉的大漢便喝道：「前面是甚麼梢公，敢在當港行事船裏貨物，見者有分。」這船梢公回頭看了，慌忙應道：「原來卻是李大哥，我只道是誰來？大哥又去做買

賣，只是不曾帶挈兄弟。」大漢道：「張家兄弟，你在這裏又弄這一手！船裏甚麼行貨？有些油水麼？」梢公答道：「教你得知好笑。我這幾日沒道路，又賭輸了，沒一文，正在沙灘上悶坐，岸上一夥人趕着三頭行貨來我船裏。卻是烏兩個公人，解一個黑矮囚徒，正不知是那裏人。他說道：迭配江州來的，卻又項上不帶行枷。趕來的岸上一夥人，卻是鎮上穆家哥兒兩個，定要討他，我見有些油水喫，我不還他。」船上那大漢道：「咄，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？」宋江聽得聲音嘶熟，便艙裏叫道：「船上好漢是誰？救宋江則個！」那大漢失驚道：「真個是我哥哥，早不做出來。」宋江鑽出船上來看時，星光明亮，那立在船頭上的大漢，不是別人，正是：

家住潯陽江浦上，最稱豪傑英雄。眉濃眼大面皮紅。髭鬚垂鐵線，語話若銅鐘。凜凜身軀長八尺，能揮利劍霜鋒，衝波躍浪立奇功。廬州生李俊，綽號「混江龍。」

那船頭上立的大漢，正是「混江龍」李俊，背後船梢上兩個搖櫓的，一個是「出洞蛟」童威，一個是「翻江蜃」童猛。

這李俊聽得是宋公明，便跳過船來，口裏叫苦道：「哥哥驚恐。若是小弟來得遲了些個，誤了仁兄

性命。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，棹船出來江裏，趕些私鹽，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難！那梢公呆了半晌，做聲不得，方纔問道：『李大哥，這黑漢便是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麼？』李俊道：『可知是哩！』那梢公便拜道：『我那爺，你何不早通個大名，省得着我做出歹事來，爭些兒傷了仁兄。』宋江問李俊道：『這個好漢是誰？高姓何名？』李俊道：『哥哥不知，這個好漢却是小弟結義的兄弟，原是小孤山下人氏，姓張，名橫，綽號「船火兒」，專在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路。』宋江和兩個公人都笑起來。

當時兩隻船並着搖奔灘邊來，纜了船，艙裏扶宋江并兩個公人上岸。李俊又與張橫說道：『兄弟，我常和你說，天下義士，只除非山東「及時雨」鄆城宋押司，今日你可仔細認着。』張橫敲開火石，點起燈來，照着宋江，撲翻身，又在沙灘上拜道：『望哥哥恕兄弟罪過！』宋江看那張橫時，但見：

七尺身軀三角眼，黃髯赤髮紅睛，潯陽江上有聲名。衝波如水怪，躍浪似飛鯨，惡水狂風都不懼，蛟龍見處魂驚。天差列宿害生靈。小孤山下住，船火號張橫。

張橫拜罷問道：『義士哥哥爲何事配來此間？』李俊便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，今來迭配江州。張

橫聽了說道：『好教哥哥得知，小弟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個，長的便是小弟，我有個兄弟，卻又了得，渾身雪練也似一身白肉。沒得四五十里水面，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，水裏行一似一根白條；更兼一身好武藝，因此人起他一個異名，喚做「浪裏白跳」張順。當初我弟兄兩個，只在揚子江邊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。』宋江道：『願聞則個。』張橫道：『我弟兄兩個，但賭輸了時，我便先駕一隻船渡在江邊淨處做私渡。有那一等客人貪省貫百錢的，又要快，便來下我船。等船裏都坐滿了，卻教兄弟張順也扮做單身客人，背着一個大包，也來趁船。我把船搖到半江裏，歇了櫓，拋了釘，插一把板刀，卻討船錢，本合五百足錢一個人，我便定要他三貫。卻先問兄弟討起，教他假意不肯還我，我便把他來起手，一手揪住他頭，一手提定腰胯，撲通地攬下江裏，排頭兒定要三貫，一個個都驚得呆了，把出來不迭。都斂得足了，却送他到僻淨處上岸。我那兄弟自從水底下走過對岸，等沒了人，却與兄弟分錢去賭。那時我兩個只靠這件道路過日。』宋江道：『可知江邊多有主顧來尋你私渡！』李俊等都笑起來。張橫又道：『如今我弟兄兩個都改了業，我便只在這潯陽江裏做些私商；兄弟張順，能卻如今自在江州做賣魚牙子。如今哥哥去時，小弟寄一封書去；只是不識字，寫不得。』李俊道：『我們去村裏央個門館先生來寫。』留下童

威童猛看船。三個人跟了李俊，張橫提了燈，投村裏來。

走不過半里路，看見火把還在岸上明亮。張橫說道：「他弟兄兩個還未歸去。」李俊道：「你說兀誰弟兄兩個？」張橫道：「便是鎮上那穆家哥兒兩個。」李俊道：「一發叫他兩個來拜見哥哥。」宋江連忙說道：「使不得，他兩個趕着要捉我。」李俊道：「仁兄放心。他弟兄不知是哥哥。他亦是我們一路人。」李俊用手一招，胡哨了一聲，只見火把人伴都飛奔將來。看見李俊張橫都恭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，那弟兄二人大驚道：「二位大哥如何與這三人厮熟？」李俊大笑道：「你道他是兀誰？」那二人道：「便是不認得。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鎗棒的，滅俺鎮上威風，正待要捉他。」李俊道：「他便是我日常和你們說的山東「及時雨」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，你兩個還不快拜。」那弟兄兩個撇了朴刀，撲翻身便拜道：「聞名久矣，不期今日方得相會。卻纔甚是冒瀆，犯傷了哥哥，望乞憐憫恕罪。」宋江扶起二位道：「壯士，願求大名。」李俊便道：「這弟兄兩個富戶，是此間人，姓穆，名弘，綽號「沒遮攔」。兄弟穆春，喚做「小遮攔」，是揭陽鎮上一霸。我這裏有三霸，哥哥不知，一發說與哥哥知道。揭陽嶺上嶺下，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；揭陽鎮上，是他弟兄兩個一霸；潯陽江邊做私商的，卻是張橫張順兩個一

霸。以此謂之三霸。」宋江答道：「我們如何省得？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，望乞放還了薛永。」穆弘笑道：「便是使鎗棒的那厮哥哥放心，隨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來還哥哥。我們且請仁兄到敝莊伏禮請罪。」李俊說道：「最好，最好。便到你莊上去。」穆弘叫莊客着兩個去看了船隻，就請童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相會。一面又着人去莊上報知，置辦酒食，殺羊宰豬，整理筵宴。

一行衆人等了童威、童猛，一同取路投莊上來，卻好五更天氣。都到莊裏，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，就草堂上分賓主坐下。宋江看那穆弘時，端的好表人物，但見：

面似銀盆身似玉，頭曰眼細眉單，威風凜凜逼人寒。靈官離斗府，佑聖下天關。武藝高強心膽大，陣前不肯空還，攻城野戰奪旗旛。穆弘真壯士，人號「沒遮攔。」

宋江與穆太公對坐。說話未久，天色明朗，穆春已取到「病大蟲」薛永進來，一處相會了。穆弘安排筵席，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，至晚都留在莊上歇宿。次日，宋江要行，穆弘那裏肯放，把衆人都留莊上，陪侍宋江去鎮上閒翫，觀看揭陽市村景致。又住了三日，宋江怕違了限次，堅意要行，穆弘并衆人苦留不住，當日做個送路筵席。次日早起來，宋江作別穆太公并衆位好漢，臨行分付薛永，且在穆弘處住幾

時，卻來江州，再得相會。穆弘道：『哥哥但請放心，我這裏自看顧他。』取出一盤金銀，送與宋江，又齎發兩個公人些銀兩。臨動身，張橫在穆弘莊上央人修了一封家書，央宋江付與張順，當時宋江收放包裹內了。一行人都送到潯陽江邊。穆弘叫隻船來，取過先頭行李下船。衆人都在江邊，安排行枷，取酒食上船餞行，當下衆人灑淚而別。李俊，張橫，穆弘，穆春，薛永，童威，童猛一行人，各自回家，不在話下。

只說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下船投江州來。這梢公非比前番，拽起一帆風篷，早送到江州上岸。宋江依前帶上行枷，兩個公人取出文書，挑了行李，直至江州府前來，正值府尹陞廳。原來那江州知府，姓蔡，雙名得章，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個兒子，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。那人爲官貪濫，作事驕奢。爲這江州是個錢糧浩大的去處，抑且人廣物盈，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府。當時兩個公人當廳下了公文，押宋江投廳下。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，便問道：『你爲何枷上沒了本州的封皮？』兩個公人告道：『於路上春雨淋漓，卻被水濕壞了。』知府道：『快寫個帖來，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裏去，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。』這兩個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。當時江州府公人齎了文帖，監押宋江并同公人，出州衙，前來酒店裏買酒喫。宋江取三兩來銀子，與了江州府公人，當討了收管，將宋江押

送單身房裏聽候。那公人先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，交割，討了收管，自回江州府去了。這兩個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，千酬萬謝，相辭了入城來。兩個自說道：『我們雖是喫了驚恐，卻賺得許多銀兩。』自到州衙府裏伺候，討了回文，兩個取路往濟州去了。

話裏只說宋江又自央浼人情，差撥到單身房裏，送了十兩銀子與他；管營處又自加倍送十兩并人事；營裏管事的人，并使喚的軍健人等，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茶喫。因此無一個不歡喜宋江。少刻引到點視廳前，除了行枷，參見管營，爲得了賄賂，在廳上說道：『這個新配到犯人宋江聽着先朝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，但凡新入流配的人，須先喫一百殺威棒，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。』宋江告道：『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，至今未曾痊可。』管營道：『這漢端的似有病的，不見他面黃肌瘦，有些病症。且與他權寄下這頓棒。此人既是縣吏出身，着他本營抄事房做個抄事。』就時立了文案，便教發去抄事。宋江謝了，去單身房取了行李，到抄事房安頓了。衆囚徒見宋江有面目，都買酒來與他慶賀。次日，宋江置備酒食，與衆人回禮。不時間，又請差撥牌頭遞杯，管營處常常送禮物與他。宋江身邊有的是金銀財帛，自落的結識他們。住了半月之間，滿營裏沒一個不歡喜他。自古道：『世情看冷煖，人面逐高低。』

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，那差撥說與宋江道：「賢兄，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級常例人情，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？今已一旬之上了。他明日下來時，須不好看。」宋江道：「這個不妨。那人要錢，不與他。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，只顧問宋江取不妨；那節級要時，一文也沒。等他下來，宋江自有話說。」差撥道：「押司，那人好生利害，更兼手脚了得。倘或有些言語高低，喫了他些羞辱，卻道我不與你通知。」宋江道：「兄長由他，但請放心，小可自有措置。敢是送些與他，也不見得；他有個不敢要我的，也不見得。」正恁的說未了，只見牌頭來報道：「節級下在這裏了，正在廳上大發作，罵道：『新到配軍，如何不送常例錢來與我？』」差撥道：「我說是麼？那人自來，連我們都怪。」宋江笑道：「差撥哥哥休罪，不及陪侍，改日再得作杯。小可且去和他說話。」差撥也起身道：「我們不要見他。」宋江別了差撥，離了抄事房，自來點視廳上，見這節級。

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厮見，有分教，江州城裏，翻爲虎窟狼窩；十字街頭，變作屍山血海。直教撞破天羅歸水滸，掀開地網上梁山。畢竟宋江來與這個節級怎麼相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

『及時雨』會『神行太保』

『黑旋風』鬪『浪裏白跳』

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，出抄事房來，到點視廳上看時，見那節級撥條凳子坐在廳前，高聲喝道：『那個是新配到囚徒？』牌頭指着宋江道：『這個便是。』那節級便罵道：『你這黑矮殺才，倚仗誰的勢要，不送常例錢來與我？』宋江道：『一人情人情，在人情願，你如何逼取人財？好小哉相！』兩邊看的人聽了，倒捏兩把汗。那人大怒，喝罵：『賊配軍，安敢如此無禮！顛倒說我小哉！那兜馱的，與我背起來，且打這斷一百訊棍。』兩邊營裏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，見說要打他，一闕都走了，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。那人見衆人都散了，肚裏越怒，拿起訊棍，便奔來打宋江。宋江說道：『節級，你要打我，我得何罪？』那人大喝道：『你這賊配軍，是我手裏行貨，輕咳嗽便是罪過。』宋江道：『你便尋我過失，也不到得該死。』那人怒道：『你說不該死，我要結果你也不難，只似打殺一個蒼蠅。』宋江冷笑道：『我因不送得常例錢，便該死時，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，卻該怎地？』那人聽了這話，慌忙丟了手中訊棍，便問道：『你說甚麼？』宋江又答道：『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，你問我怎的？』那人慌了手脚，拖住宋江問道：

『你正是誰？那裏得道話來？』宋江笑道：『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。』那人聽了大驚，連忙作揖說道：『原來兄長正是「及時雨」宋公明。』宋江道：『何足掛齒！』那人便道：『兄長，此間不是說話處，未敢下拜。同往城裏敘懷，請兄長便行。』宋江道：『好，節級少待，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。』

宋江慌忙到房裏取了吳用的書，自帶了銀兩，出來鎖上房門，分付牌頭看管，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內，奔入江州城裏來，去一個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。那人問道：『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？』宋江懷中取出書來，遞與那人。那人拆開封皮，從頭讀了，藏在袖內，起身望着宋江便拜。宋江慌忙答禮道：『適間言語衝撞，休怪，休怪！』那人道：『小弟只聽得說有個姓宋的發下牢城營裏來。往常時，但是發來的配軍，常例送銀五兩，今番已經十數日，不見送來，今日是個閒暇日頭，因此下來取討，不想卻是仁兄。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，萬望恕罪！』宋江道：『差撥亦會常對小可說起大名。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，又不知足下住處，亦無因入城，特地只等尊兄下來，要與足下相會一面，以此耽誤日久。不是爲這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，只想尊兄必是自來，故意延挨。今日幸得相見，以慰平生之願。』說話的那人是誰？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。那時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，都稱呼『家長』。

湖南一路節級，都稱呼做『院長。』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，但出路時，齋書飛報緊急軍情事，把兩個甲馬拴在兩隻腿上，作起『神行法』來，一日能行五百里；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，便一日能行八百里。因此人都稱做『神行太保』戴宗。有臨江仙爲證：

面闊唇方神眼突，瘦長清秀人材，皂紗巾畔翠花開。黃旗書令字，紅串映宣牌。健足欲追千里馬，羅衫常惹塵埃。『神行太保』術奇哉：程途八百里，朝去暮還來。

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，戴宗宋江俱各大喜。兩個坐在閣子裏，叫那賣酒的過來，安排酒菓，餚饌，菜蔬來，就酒樓上兩個飲酒。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許多好漢，衆人相會的事務，戴宗也傾心吐膽，把和這吳學究相交來往的事，告訴了一遍。

兩個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，纔飲得兩三杯酒，只聽樓下喧鬧起來，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，對戴宗說道：『這個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，沒奈何，煩院長去解拆則個。』戴宗問道：『在樓下作鬧的是誰？』過賣道：『便是時常同院長走的那個喚做「鐵牛」李大哥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。』戴宗笑道：『又是這厮在下面無禮，我只道是甚麼人？兄長少坐，我去叫了這厮上來。』戴宗便起身下去，不多時，

引着一個黑凜凜大漢上樓來。宋江看見，喫了一驚，便問道：「院長，這大哥是誰？」戴宗道：「這個是小弟身邊牢裏一個小牢子，姓李，名逵，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；本身一個異名，喚做「黑旋風」李逵。他鄉中都叫他做「李鐵牛。」因為打死了人，逃走出來，雖遇赦宥，流落在此江州，不曾還鄉。為他酒性不好，多人懼他。能使兩把板斧，及會拳棍，見今在此牢裏勾當。」有詩為證：

家住沂州翠嶺東，殺人放火恣行兇。

不搽煤墨渾身黑，似着硃砂兩眼紅。

閑向溪邊磨巨斧，悶來巖畔斫喬松。

力如牛猛堅如鐵，撼地搖天「黑旋風。」

李逵看着宋江問戴宗道：「哥哥，這黑漢子是誰？」戴宗對宋江笑道：「押司，你看這厮恁麼麤鹵，全不識些體面。」李逵便道：「我問大哥，怎地是麤鹵？」戴宗道：「兄弟，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便好，

你倒却說「這黑漢子是誰，」這不是麤鹵，却是甚麼？我且與你說知：這位仁兄，便是閑常你要去投奔他的義士哥哥。」李逵道：「莫不是山東「及時雨」黑宋江？」戴宗喝道：「咄，你這厮敢如此犯上，直

言叫喚，全不識些高低，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？」李逵道：「若真個是宋公明，我便下拜；若是閒人，我却拜甚鳥節級哥哥，不要瞞我拜了，你却笑我。」宋江便道：「我正是山東黑宋江。」李逵拍手叫道：「我那爺，你何不早說些個，也教鐵牛歡喜。」撲翻身軀便拜。宋江連忙答禮，說道：「壯士大哥請坐。」戴宗道：「兄弟，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。」李逵道：「不耐煩小盞喫，換個大碗來篩。」宋江便問道：「却纔大哥爲何在樓下發怒？」李逵道：「我有一錠大銀，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，却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，去贖那大銀出來，便還他，自要些使用。叵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，却待要和那廝放對，打得他家粉碎，却被大哥叫了我上來。」宋江道：「只用十兩銀子去取，再要利錢麼？」李逵道：「利錢已有在這裏了，只要十兩本錢去討。」宋江聽罷，便去身邊取出一個十兩銀子，把與李逵，說道：「大哥，你將去贖來用度。」戴宗要阻當時，宋江已把出來了。李逵接得銀子，便道：「却是好也！兩位哥哥只在這裏等我一等，贖了銀子便來送還，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喫碗酒。」宋江道：「且坐一坐，喫幾碗了去。」李逵道：「我去了便來。」推開簾子，下樓去了。戴宗道：「兄長休借這銀與他便好，却纔小弟正欲要阻，兄長已把在他手裏了。」宋江道：「却是爲何？」戴宗道：「這廝雖是耿直，只是貪酒好賭。他却幾時有一錠大銀解

了，兄長喫他賺漏了這個銀去。他慌忙出門，必是去賭。若還贏得時，便有的送來還哥哥；若是輸了時，那裏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。戴宗面上須不好看。」宋江笑道：「院長尊兄何必見外，量這些銀兩，何足掛齒，由他去賭輸了罷。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。」戴宗道：「這厮本事自有，只是心籠膽大不好。在江州牢裏，但喫醉了時，却不奈何罪人，只要打一般強的牢子。我也被他連累得苦。專一路見不平，好打強漢，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。」詩曰：

賄賂公行法枉施，
罪人多受不平虧。

以強凌弱真堪恨，
天使拳頭付李逵。

宋江道：「俺們再飲兩杯，却去城外閑翫一遭。」戴宗道：「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個。」宋江道：「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，如此最好。」

且不說兩個再飲酒，只說李逵得了這個銀子，尋思道：「難得宋江哥哥，又不曾和我深交，便借我十兩銀子，果然仗義疎財，名不虛傳。如今來到這裏，却恨我這幾日賭輸了，沒一文做好漢請他。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，且將去賭一賭，倘或贏得幾貫錢來，請他一請也好看。」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張

乙賭房裏來，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，叫道：『把頭錢過來我博。』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，便道：『大哥且歇，這一博下來，便是亦博。』李逵道：『我要先賭這一博。』小張乙道：『你便傍猜也好。』李逵道：『我不傍猜，只要博這一博，五兩銀子做一注。』有那一般賭的，卻待要博，被李逵攤手奪過頭錢來，便叫道：『我博兀誰？』小張乙道：『便博我五兩銀子。』李逵叫一聲，肱膊地博一個叉。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，李逵叫道：『我的銀子是十兩。』小張乙道：『你再博我五兩快，便還了你這錠銀子。』李逵又拿起頭錢，叫聲『快，』肱膊的又博個叉。小張乙笑道：『我叫你休搶頭錢，且歇一博，不聽我口，如今一連博上兩個叉。』李逵道：『我這銀子是別人的。』小張乙道：『遮莫是誰的，也不濟事了。你既輸了，却說甚麼？』李逵道：『沒奈何，且借我一借，明日便送來還你。』小張乙道：『說甚麼閒話？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，你明明地輸了，如何倒來革爭？』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，口裏喝逆：『你們還我也不還？』小張乙道：『李大哥，你閒常最賭的直，今日如何恁麼沒出豁？』李逵也不答應他，便就地下擄了銀子，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，都撲在布衫兜裏，睜起雙眼，就道：『老爺閒常賭直，今日權且不直一遍。』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，被李逵一指一交，十二三個賭博的一齊上，要奪那銀子，被李逵指

東打西，指南打北。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，便出到門前，把門的問道：『大郎那裏去？』被李逵提在一邊，一脚踢開了門，便走。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，都只在門前叫道：『李大哥，你恁地沒道理，都搶了我們衆人的銀子去！』只在門前叫喊，沒一個敢近前來討。詩曰：

世人無事不鸚鵡，直道只用在賭上。

李逵不直亦不妨，又爲賭賊作榜樣。

李逵正走之時，聽得背後一人趕上來，扳住肩臂喝道：『你這厮如何却搶擄別人財物？』李逵口

裏應道：『干你鳥事！』回過臉來看時，却是戴宗，背後立着宋江。李逵見了，惶恐滿面，便道：『哥哥休怪，鐵牛閒常只是賭直，今日不想輸了哥哥的銀子，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，喉急了，時下做出這些不直來。』宋江聽了，大笑道：『賢弟但要銀子使用，只顧來問我討。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，快把來還他。』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裏取出來，都遞在宋江手裏。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，都付與他。小張乙接過來說道：『二位官人在上，小人只拿了自己的，這十兩原銀，雖是李大哥兩博輸與小人，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，省的記了冤讎。』宋江道：『你只顧將去，不要記懷。』小張乙那裏肯。宋江便道：『他不曾打

傷了你們麼？」小張乙道：「討頭的，拾錢的，和那把門的，都被他打倒在裏面。」宋江道：「既是恁的，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錢，兄弟自不敢來了，我自着他去。」小張乙收了銀子，拜謝了回去。

宋江道：「我們和李大哥喫三杯去。」戴宗道：「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，是唐朝白樂天古跡。我們去亭上酌三杯，就觀江景則個。」宋江道：「可於城中買些餚饌之物將去。」戴宗道：「不用，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裏面賣酒。」宋江道：「恁地時却好。」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。到得亭子上看時，一邊靠着潯陽江，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。琵琶亭上有十數付坐頭，戴宗便揀一付乾淨座頭，讓宋江坐了頭位，戴宗坐在對席，肩下便是李逵。三個坐定，便叫酒保鋪下菜蔬，菓品，海鮮，按酒之類，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，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，開了泥頭。宋江縱目觀看那江時，端的是景致非常，但見：

雲外遙山聳翠，江邊遠水翻銀。隱隱沙汀，飛起幾行鷗鷺；悠悠卜蒲，撐回數隻漁舟。翻翻雪浪拍長空，拂拂涼風吹水面。紫霄峯上接穹蒼，琵琶亭半臨江岸。四圍空闊，八面玲瓏。欄干影浸玻璃，牕外光浮玉壁。昔日樂天聲價重，當年司馬淚痕多。

當時三人坐下，李逵便道：「酒把大碗來篩，不耐煩小盞價喫。」戴宗喝道：「兄弟好村，你不要做

聲，只顧喫酒便了。』宋江分付酒保道：『我兩個面前放兩隻盞子，這位大哥面前放個大碗。』酒保應了，下去取隻碗來，放在李逵面前；一面篩酒，一面鋪下餚饌。李逵笑道：『真個好個宋哥哥，人說不差了，便知做兄弟的性格。結拜得這位哥哥，也不枉了。』酒保斟酒，連篩了五七遍。宋江因見了這兩個人，心中歡喜，喫了幾杯，忽然心裏想要魚辣湯喫，便問戴宗道：『這裏有好鮮魚麼？』戴宗笑道：『兄長，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，此間正是魚米之鄉，如何沒有鮮魚？』宋江道：『得些辣魚湯醒酒最好。』戴宗便喚酒保，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。頃刻造了湯來，宋江看見道：『美食不如美器，雖是個酒肆之中，端的好整齊器皿。』拿起筯來，相勸戴宗李逵喫，自己也喫了些魚，呷了幾口湯汁。李逵也不使筯，便把手去碗裏撈起魚來，和骨頭都嚼喫了。宋江看見，忍笑不住，呷了兩口汁，便放下筯不喫了。戴宗道：『兄長，已定這魚醃了，不中仁兄喫。』宋江道：『便是不才酒後，只愛口鮮魚湯喫，這個魚真是不甚好。』戴宗應道：『便是小弟也喫不得，是醃的，不中喫。』李逵嚼了自碗裏魚，便道：『兩位哥哥都不喫，我替你們喫了。』便伸手去宋江碗裏撈將過來喫了，又去戴宗碗裏也撈過來喫了，滴滴點點淋一桌子汁水。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嚼喫了，便叫酒保來分付道：『我這大哥想是肚飢，你可去大塊肉切二

斤來與他喫，少刻一發算錢還你。」酒保道：「小人這裏只賣羊肉，却沒牛肉，要肥羊儘有。」李逵聽了，便把魚汁擗臉潑將去，淋那酒保一身。戴宗喝道：「你又做甚麼！」李逵應道：「叵耐這厮無禮，欺負我只喫牛肉，不賣羊肉與我喫。」酒保道：「小人問一聲，也不多話。」宋江道：「你去只顧切來，我自還錢。」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二斤羊肉，做一盤，將來放桌子上。李逵見了，也不謙讓，大把價揸來只顧喫，撚指間把這二斤羊肉都喫了。宋江看了道：「壯哉，真好漢也！」李逵道：「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，喫肉不強似喫魚。」戴宗叫酒保來問道：「却纔魚湯，家生甚是整齊，魚却醃了，不中喫。別有甚好鮮魚時，另造些辣湯來，與我這位官人醒酒。」酒保答道：「不敢瞞院長說，這魚端的是昨夜的。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，等魚牙主人不來，未曾敢賣動，因此未有好鮮魚。」李逵跳起來道：「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喫。」戴宗道：「你休去，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便了。」李逵道：「船上打魚的，不敢不與我，值得甚麼？」戴宗攔當不住，李逵一直去了。戴宗對宋江說道：「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，全沒些個體面，羞辱殺人！」宋江道：「他生性是恁的，如何教他改得？我到敬他真實不假。」兩個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。詩曰：

潞江煙景出塵寰，江上峯巒擁髻鬟。

明月琵琶人不見，黃蘆苦竹暮潮還。

却說李逵走到江邊看時，見那漁船一字排着，約有八九十隻，都纜繫在綠楊樹下。船上漁人，有斜枕着船梢睡的，有在船頭上結網的，也有在水裏洗浴的。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，一輪紅日，將及沉西，不見主人來開艙賣魚。李逵走到船邊，喝一聲道：『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。』那漁人應道：『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，不敢開艙。你看，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。』李逵道：『等甚麼鳥主人？先把兩尾魚來與我。』那漁人又答道：『紙也未會燒，如何敢開艙？那裏先拿魚與你？』李逵見他衆人不肯拿魚，便跳上一隻船去，漁人那裏攔當得住。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，只顧便把竹筩篾一拔，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。李逵伸手去艙板底下一絞摸時，那裏有一個魚在裏面。原來那大江裏漁船，船尾開半截大孔，放江水出入，養着活魚，却把竹筩篾攔住，以此船艙裏活水往來，養放活魚，因此江州有好鮮魚。這李逵不省得，倒先把竹筩篾提起了，將那一艙活魚都走了。李逵又跳過那邊船上去，拔那竹筩，那七八十漁人都奔上船，把竹篙來打李逵。李逵大怒，焦躁起來，便脫下布衫，裏面單繫着一條綦子布手巾兒，見那亂竹

篙打來，兩隻手一駕，早搶了五六條在手裏，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。漁人看見，盡喫一驚，却都去解了纜，把船撐開去了。李逵忿怒，赤條條地拿兩截折竹篙，上岸來趕打行販，都亂紛紛地挑了擔走。

正熱鬧裏，只見一個人從小路裏走出來，衆人看見叫道：「主人來了，這黑大漢在此搶魚，都趕散了漁船。」那人道：「甚麼黑大漢，敢如此無禮！」衆人把手指道：「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厮打。」那人搶將過去，喝道：「你這厮喫了豹子心大蟲膽，也不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！」李逵看那人時，六尺五六身材，三十二三年紀，三柳掩口黑髯，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，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鬚兒，上穿一領白布衫，腰繫一條絹搭膊，下面青白皂腳，多耳麻鞋，手裏提條行秤。那人正來賣魚，見了李逵在那裏橫七豎八打人，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，趕上前來大喝道：「你這厮要打誰？」李逵也不回話，輪過竹篙，卻望那人便打。那人搶入去，早奪了竹篙，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，那人便奔他下三面，要跌李逵。怎敵得李逵水牛般氣力，直推將開去，不能勾攏身，那人便望肋下擡得幾拳，李逵那裏着在意裏。那人又飛起腳來踢，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，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，去那人脊梁上搥鼓也似打。那人怎生掙扎……李逵正打哩，一個人在背後劈腰抱住，一個人便來幫住手，喝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」李逵回頭看時，却是

宋江戴宗。李逵便放了手，那人略得脫身，一道烟走了。

戴宗埋冤李逵道：『我教你休來討魚，又在這裏和人厮打。倘或一拳打死了人，你不去償命坐牢？』李逵應道：『你怕我連累你，我自打死了一個，我自去承當。』宋江便道：『兄弟休要論口，拿了布衫，且去喫酒。』李逵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衫，搭在胳膊上，跟了宋江戴宗便走。行不得十數步，只聽的背後有人叫罵道：『黑殺才，今番來和你見個輸贏。』李逵回轉頭來看時，便是那人，脫得赤條條地，匾扎起一條水棍兒，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，頭上除了巾幘，顯出那個穿心一點紅梢鬢兒來，在江邊獨自一個把竹篙撐着一隻漁船趕將來，口裏大罵道：『千刀萬剮的黑殺才，老爺怕你的，不算好漢走的，不是好男子！』李逵聽了大怒，吼了一聲，撇了布衫，搶轉身來，那人便把船略攏來，駛在岸邊，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，口裏大罵着。李逵也罵道：『好漢便上岸來。』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拗，擦撥得李逵火起，托地跳在船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，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，雙脚一蹬，那隻漁船，一似狂風飄敗葉，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。李逵雖然也識得水，苦不甚高，當時慌了手脚，那個人也不叫罵，撇了竹篙，叫聲你來，今番和你定要見個輸贏，便把李逵胳膊拿住，口裏說道：『且不和你厮打，先

教你喫些水。』兩隻脚把船只一擱，船底朝天，英雄落水，兩個好漢撲通地都翻筋斗，撞下江裏去。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，那隻船已翻在江裏，兩個只在岸上叫苦。江岸邊早擁上三五百人，在柳陰樹下看，都道：『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兒，便掙扎得性命，也喫了一肚皮水。』宋江戴宗在岸邊看時，只見江面開處，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，又滄將下去，兩個正在江心裏面清波碧浪中間，一個顯渾身黑肉，一個露遍體霜膚。兩個打做一團，絞做一塊，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沒一個不喝采，但見：

一個是沂水縣成精異物，一個是小孤山作怪妖魔。這個是酥團結就肌膚，那個如炭屑輾成皮肉。一個是馬靈官白蛇托化，一個是趙元帥黑虎投胎。這個似萬萬鎚打就銀人，那個如千千火鍊成鐵漢。一個是五臺山銀牙白象，一個是九曲河鐵甲老龍。這個如布漆羅漢顯神通，那個似玉碾金剛施勇猛。一個盤旋良久，汗流遍體迸真珠；一個揪扯多時，水浸渾身傾墨汁。那個學華光教主，向碧波深處顯形骸；這個像黑煞天神，在雪浪堆中呈面目。正是玉龍攪暗天邊日，黑鬼掀開水底天。

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裏揪住，浸得眼白，又提起來，又納下去，何止滄了數十遭，正

是：

舟行陸地力能爲，
拳到江心無可施。

眞是黑風吹白浪，
鐵牛兒作水牛兒。

宋江見李逵喫虧，便叫戴宗央人去救。戴宗問衆人道：『這白大漢是誰？』有認得的說道：『這個好漢便是本處賣魚主人，喚做張順。』宋江聽得，猛省道：『莫不是綽號「浪裏白跳」的張順？』衆人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』宋江對戴宗說道：『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營裏。』戴宗聽了，便向岸邊高聲叫道：『張二哥不要動手，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。這黑大漢是俺們兄弟，你且饒了他，上岸來說話。』張順在江心裏見是戴宗叫他，却也時常認得，便放了李逵，赴到岸邊，爬上岸來，看着戴宗唱個喏道：『院長休怪小人無禮。』戴宗道：『足下可看我面，且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，却教你相會一個人。』張順再跳下水裏，赴將開去，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，假掙扎汶水。張順早汶到分際，帶住了李逵一隻手，自把兩條腿踏着水浪，如行平地，那水浸不過他肚皮，滄着臍下，擺了一隻手，直托李逵上岸來，江邊看的人個個喝采。宋江看得呆了。半晌，張順李逵都到岸上，李逵喘做一團，口裏只吐白水。戴宗道：『且都請你』

們到琵琶亭上說話。』張順討了布衫穿着，李逵也穿了布衫，四個人再到琵琶亭上來。

戴宗便對張順道：『二哥，你認得我麼？』張順道：『小人自識得院長，只是無緣，不曾拜會。』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：『足下日常會認得他麼？今日倒衝撞了你。』張順道：『小人如何不認的李大哥？只是不曾交手。』李逵道：『你也湊得我勾了。』張順道：『你也打得我好了。』戴宗道：『你兩個今番却做個至交的弟兄。常言道：「不打不成相識。」』李逵道：『你路上休撞着我。』張順道：『我只在水裏等你便了。』四人都笑起來，大家唱個無禮喏。戴宗指着宋江對張順道：『二哥，你會認得這位兄長麼？』張順看了道：『小人却不認得，這裏亦不曾見。』李逵跳起身來道：『這哥哥便是黑宋江。』張順道：『莫非是山東「及時雨」鄆城宋押司？』戴宗道：『正是公明哥哥。』張順納頭便拜道：『久聞大名，不想今日得會，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，扶危濟困，仗義疎財。』宋江答道：『量小可何足道哉！前日來時，揭陽嶺下「混江龍」李俊家裏住了幾日；後在潯陽江上，因穆弘相會，得遇令兄張橫，修了一封家書，寄來與足下，放在營內，不曾帶得來。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哥來這裏琵琶亭喫三杯，就觀江景。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，怎當的他定要來討魚，我兩個阻他不住。只聽得江岸

上發喊熱鬧，叫酒保看時，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厮打，我兩個急急走來勸解，不想却與壯士相會。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傑，豈非天幸！且請同坐，菜酌三杯。」再喚酒保重整杯盤，再備肴饌。張順道：「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喫，兄弟去取幾尾來。」宋江道：「最好。」李逵道：「我和你去討。」戴宗喝道：「又來了，你還喫的水不快活。」張順笑將起來，縮了李逵手說道：「我今番和你去討魚，看別人怎地！」正是：

上殿相爭似虎，

落水鬪亦如龍。

果然不失和氣，

斯爲草澤英雄。

兩個下琵琶亭來，到得江邊，張順略哨一聲，只見江上漁船都撐攏來到岸邊，張順問道：「那個船裏有金色鯉魚？」只見這個應道：「我船上來。」那個應道：「我船裏有。」一霎時却輾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。張順選了四尾大的，把柳條穿了，先教李逵將來亭上整理。張順自點了行販，分付小牙子去把秤賣魚，張順却自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。宋江謝道：「何須許多，但賜一尾，也十分勾了。」張順答道：「些小微物，何足掛齒！兄長食不了時，將回行館做下飯。」兩個序齒，李逵年長，坐了第三位，張順坐第四位。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春上色酒來，并些海鮮，按酒，菓品之類。張順分付酒保，把一尾魚做辣湯，用

酒蒸，一尾叫酒保切鱠。四人飲酒中間，各敘胸中之事，正說得入耳，只見一個女娘，年方二八，穿一身紗衣，來到跟前，深深的道了四個萬福，頓開喉音便唱。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，却被他唱起來一攪，三個且都聽唱，打斷了他的話頭。李逵怒從心起，跳起身來，把兩個指頭去那女娘子額上一點，那女子大叫一聲，驀然倒地。衆人近前看時，只見那女娘桃腮似土，檀口無言。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，要去經官告理，正是憐香惜玉無情緒，煮鶴焚琴惹是非。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裏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國立中央圖書館



0435738



7.46

34

7

籍